

大眾劇選

編 兢 尤 · 輯 一



川谷

大衆劇選

第一輯
附舞台設計

尤兢 編著

抗戰戲劇叢刊
大衆劇選·第一輯

編著者 尤兢

發行人 上海雜誌公司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長沙東長街 宜昌二馬路
廣州漢民北路 重慶售珠市
梧州大中路 成都祠堂街
武昌胡林翼路 昆明西華路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三〇〇〇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日再版·三〇〇〇册

實價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寄費)

前言

憑着編輯雜誌而他的興趣和主力又不在戲劇方面的友人時，往往會在相在問好或坐定之後，給我看幾封內地讀者給他的信，或者作類乎這樣的對話：

——請你介紹幾個劇本……

——怎麼樣的劇本？

——不拘怎麼樣的，呢，不過要有救亡意義，又比較容易演的……

——演？

——是的，內地讀者來信要介紹幾個劇本給他們組織的劇團排演，說是太大，太難的，他們人力、財力不夠，沒有救亡意義的呢，又說是不願意演……你，這方面比較熟悉點，因此……

！在這「因此」之下，就得把記憶中的許多劇本的題名，內容概要，甚至人物多少，佈景繁簡，刊載的地方等等，像作考試答題似的在腦中捉摸一番，有隨即說或寫出一個劇名來繳了介紹的卷的時候，也有一時竟交着白卷，說讓我回去想一想或問問別人，而這「回去」又往往會被別的事情耽誤，甚致就忘掉了。當時說或寫了出來答復了的呢，過些時候也又再來信訴苦的，比如說他們那地方買不到刊載那個劇本的雜誌，或者時間過得太久了那個刊物無從補起，這樣的介紹，非但是落了空，倒會因此而耽誤了他們的演期的。

忘掉和無補于實際的落空的介紹，給于內地演劇愛好者的是失望，自己想起時是一種內疚。

在上海雜誌公司編譯部服務的金則人先生和君羊兄在這種同感下，打算出版一個劇本集子來提供給內地演劇愛好者一些選劇的資料，同時在每個劇本的前後，附着一種設計圖和原則的導演說明之類的文字，作為參考。自然，這僅是備參考而已。

這項艱難的責任交給我時，我是欣然地藉補內疚地答應了的。選的範圍是「大眾」。這是很據了多數內地演劇者的要求和意向，所謂容易演而又有救亡意義的。這雖隨着各地救亡運動的高漲，戲劇藝術大大地發揮着她的作用的當前，謹以這冊選集獻給內地的救亡演劇的同志們！

——尤 兢

大眾劇選 第一集

目錄

放下你的鞭子……………一羣戲劇家作(一)

演出說明……………(一八)

新編九一八小調……………(二〇)

義勇軍進行曲……………(二一)

打回老家去……………(二二)

號角……………田漢作(二五)

排演說明……………(三九)

揚子江的暴風雨……………田漢作(四一)

排演說明……………(六〇)

打磚歌……………(六一)

打樁歌……………(六二)

碼頭工人……………(六三)

前進歌……………(六五)

大風雨之夕……………白塵(六七)

排演說明……………(一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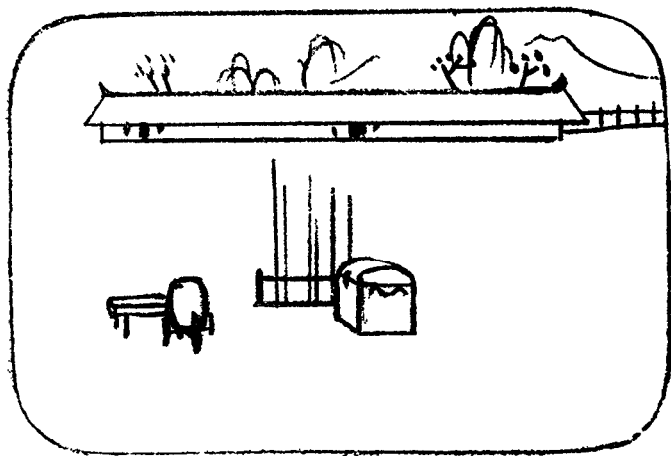
平步登天……………宋之的(一一九)

鹹魚主義……………洪深(一四五)

排演說明……………(一九八)

子鞭的你下放

作家劇戲羣一



魏曼飛畫

「放下你的鞭子！」（獨幕劇）

人物：

齊藝漢——五六十歲。

香姐——十七八歲。

青年工人——二十左右。

小夥計——十四五歲。

觀眾甲，乙。

其他觀眾。

時間：

下午五點以後。

地點：

郊外廣場或舞台。

開幕時鑼鼓聲震天，賣藝漢在中央敲鑼，小夥計敲鼓，香姐站在一邊，一會兒鑼鼓聲停，賣藝漢說江湖白：

小小刀兒轉圓圓，（敲一下鑼鼓，以下每句說完時均同此）
五湖四海皆朋友，

南邊收了南邊去，

北邊收了北邊遊。

南北兩邊皆不收，

黃河兩岸度春秋。

不是咱家誇海口，

賽過鄉間兩條牛。

光說不練，（小夥計應——嘴把戲）

光練不說，（小夥計應——傻把戲）

說着練着，（小夥計應——真把戲）

夥計打傢伙。（鑼鼓聲一片）

漢子

開了場子，就叫我這姑娘來唱隻小調吧。我的姑娘是我去年從蘇州買來的，長的標緻，穿得漂亮，手能耍十八套武藝，嘴能唱南腔北調。現在先叫她來唱一個吧！

(高聲) 香小娘! (女應聲) 過來過來來, 唱一隻小調兒, 讓幫場子的老爺先生們開開心腔兒, 嗯——唱個什麼呢, 吧——唱隻新派的小調「毛毛雨」吧, 我來拉琴。

(香姐唱完一曲, 觀衆叫好聲不絕。)

漢子

不算好, 不算好, 好的還在後面吶。我姑娘聰明伶俐, 自從把她帶到了上海來以後, 她馬上把這些新派的小調什麼「毛毛雨」呀, 「妹妹我愛你」呀, 都學得頂括括的了。不聽話又得說回來, 如今正是國難當頭, 還儘唱這些個怪肉麻的調調兒, 真有些不對勁兒。現在咱們大中華民國給東洋小子欺侮得可憐, 老百姓又逼得連一句氣話都不給講。咱們雖然是走江湖的, 可總也有一點兒愛國的心眼兒, 除非他奶奶的小舅子昧了天良去當漢奸。所以我就把親眼看見的事情編隻小調來唱唱, 叫做「九一八」小調聽得懂, 容易學, 希望老爺先生小哥兒小娘兒們把這些小調兒放在嘴邊上, 沒事就拿出來唱唱也算咱們把東洋鬼子欺侮我們的種種是記在心頭上的。好了, 閒話少說, 唱起來吧! (漢子再拉完過門, 女不接着唱, 故作不

理款。唱呀！怎麼忘了嗎？好，從頭來，從頭來。（漢子再拉過門，女仍不唱。）唱呀，幹嗎不唱？女

轉過頭去，漢子如有所悟，向觀衆。）哦，我知道了。這俏頭呀皮得很，又想買點花呀，小手巾

兒呀，打扮打扮，嗯，敢請老爺先生們先賞幾個子兒吧。（觀衆擲錢。）謝謝。（作揖，小夥計幫

忙拾錢作揖。）謝謝。東邊先生們來十個子兒吧。（東邊觀衆擲錢。）還有三個，三個。（東邊

觀衆擲錢。）西邊先生們也來十個子兒吧。（西邊觀衆擲錢。）還有四個，二個，一個。多謝

多謝。（向香姐。）香姑娘呀，瞧，老爺先生們多夠捧你的場子呀，錢不少啦，唱吧！（漢子拉

九一八小調。）

香姐（唱）高梁葉子青又青，九月十八來了日本兵……（唱完二段，唱第三段高音時忽然咳嗽，

觀衆騷動。）

甲 嗓子不夠，怎麼沒唱完就停了？

乙 走吧，騙錢的玩意兒，沒有什麼好看。（觀衆紛紛欲走。）

漢子 諸位，別走別走，看得好，多捨幾個子兒；看得不好，老腿站穩，有錢的幫錢場，沒錢的

幫人場。古話說得好：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大家都得幫點兒忙呀！這丫頭唱得不好，是的，唱得不好，咱們就讓她來個別的玩意兒吧，包管諸位先生滿意。（裝作滑稽的樣子向香姐）香姑娘呀！剛在唱得好好的，怎麼斷了氣了呢！

香姐

（少頓，故作惺惺）瞎說，人斷了氣還能做玩意兒嗎！提不起勁兒來呀！

漢子

（向觀眾）諸位聽見麼？我大姑娘說：（裏腔）「提不起勁兒來呀！」哈哈，這算什麼話？怕老爺先生們不賞錢嗎！姑娘，咱們要飯吃，老爺先生們要看戲，做得不好，掙不到錢，來來現在也別唱啦，來幾個鷓子翻身的把戲，老爺先生們討一個情。

（漢子在一邊打鑼，香姐勉強支起身體，一轉身，倒在地。漢子暴躁，持鞭子走向女，一下）來呀！（女無聲，漢子連續用鞭子抽打觀眾忿忿不平。）

甲

他媽的，手段真辣！

齊王

豈有此理！

漢子

（少頓，睜視）來牙！（又一鞭。）

漢子 鞭子放下來！（挺身欲前，處左右兩人所阻。）

漢子 請你少管閒事。（怒）

青工 我偏要管！（一躍上台）快放下！

漢子 是我的姑娘，用不着誰來管。

青工 我們都是一樣窮苦的人，用不着誰來欺侮誰。

漢子 在這世界上，誰能養活她，誰就有權利使用她，朋友，你年紀輕輕，還不懂得這個道理哩！

青工 這是你拿鞭子打人的道理嗎？在這世界上不應該有這種人吃人的道理！

漢子 什麼？「不應該，」「人吃人，」我可顧不到這許多。（漢子又舉鞭子欲打。）

青工 放下你的鞭子！

漢子 辦不到。（觀衆亂叫「打呀，打這不講理的老頭子！」）

青工 我偏要你辦到。

(兩人扭在一起，打了起來，鞭子掉在地上，青工又住漢子的喉，推倒在木箱上。觀眾叫好。)

青工 你說，你還敢用鞭子打人麼？

甲 叫他說，再敢用鞭子打他的姑娘麼？

(漢子不應，直瞪着兩眼發癡，驚泣着的香姐走過青工。)

香姐 好先生，請你放了他吧！

青工 這畜生，我非教訓他一頓不可。

香姐 請放了他吧，這不是他的錯。

青工 不是他的錯！這樣狠毒的用鞭子打你！

香姐 (聽傷) 是的。

青工 他把你當作畜生看待，你還替他說好話。

香姐 不是說好話。

青工 (放開手) 這怎麼講？姑娘，我說，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可以讓我們探聽一個仔細麼？

(書信) 他爲了要掙錢，把你買了來。

香姐 不，他是我的爸爸。

青工 是你的爸爸？怪了，世界上那有這樣狠毒的爸爸，用鞭子打他的女兒。

香姐 這是我可以原諒他的。

青工 你可以原諒他？爲什麼？

香姐 他也是沒有法子呀！肚子逼着他這樣幹的。

青工 肚子逼着他這樣幹的？

香姐 是的，咱們有兩整天沒有吃一個飽啦。

青工 爲着肚子餓，就鞭打自己的女兒，這不是人幹的。

香姐 先生呀！沒有挨過餓的人，是任怎麼樣也不會懂得挨餓是怎麼一會事的。你知道，

餓得荒的當兒，那種瘋也似的心情哪！

青工 唔。

香姐 我小時候，簡直不懂得有飢餓這回事，那時候我多未愛那些小貓兒呀！小白兔呀！有一次隔壁的王麻子錯把我養的那只小白兔打死了，我就哭了一整天，人家都說我這小姑娘的心眼兒好。

甲 這小姑娘的心眼兒，可真不錯。

香姐 可是這一年來，在我餓得荒的當兒，我一見人家養着的小貓小白兔，我就恨不得生吞活剝的喫了下去。

乙 這可了不得，你從前那種好心腸呢？

香姐 沒有飯吃的時候，還顧到什麼好心腸呢？這種心境，沒有挨過餓的人是不會懂的。
：先生，這種生活我們已經過了五年了。

青工 沒有飯吃，真是可怕！可是誰叫你們弄得這般田地呢？

香姐 誰？誰叫我們弄到這——這般田地？

青工 是呀，誰叫你們弄到這般田地的哩！

香姐 東洋鬼子呀可恨的東洋鬼子，奪了我們的家鄉，搶了我們靠着活命的田地。最可

恨的，我的媽也被他們殺死了。（掩面哭）

青工 那末你們是什麼地方人呢？你們是從關外逃來的嗎？

香姐 是的，我們的家就在瀋陽，先生，你們不記得「九·一八」嗎？（回憶）噢，說起來已經

六年了！就是六年前的今天，日本兵開到瀋陽，那兒十幾萬的中國兵說是受了什麼不准抵抗的命令，都撤退了，於是就留着我們成千成萬的老百姓在那兒受苦。

青工 （氣憤地）他媽的！（轉過氣來）後來你們怎麼樣呢？

香姐 後來我們每家還捐了三塊錢，他們說送點錢給東洋人，他們就不會來糟塌我們了。其實你就連全部家產交給他們，還是要你的命。我們覺得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父女兩人就逃到鄉下去。可是後來，他們連鄉下也住下了大兵，把鄉下人欺侮得簡直不能過日子，於是就逃的逃，不願意逃走的，就大家合夥兒幹了義勇軍。這樣一來，鄉下可更沒有太平日子過了，我們也想着，這樣子活下去，有什麼意思呢？

我們也投了義勇軍和這些鬼子拼了吧，可是我們倆老的太老，小的太小，怎麼用呢？

青工

你們就這樣逃到南邊來，靠着玩把戲過日子麼？

香姐

不，那時候我們那兒有錢到上海來呢？我們想也許躲一躲，等那些鬼子兵走了，我們可以回去過日子的。誰知道我們逃到關裏，他們又跟到關裏，我們空着兩隻手，又沒有親戚朋友，叫我們到那兒去找飯吃？幸虧咱們家鄉唱小曲子玩把戲是也懂得一點兒的，父女兩人就到處流浪，賣藝過活。可是在這年頭兒，閒着看把戲的人也少，加之我又不內行，拼着命也掙不到一個飽，這樣漂流了五年，也就沒法使起勁兒來討觀衆們的歡心了。可憐的爸爸，爲了飢餓所迫，時常暴躁使氣，可是在從前，他是我慈愛的爸爸呀！我一點怨恨他的心也沒有，因爲我懂得挨餓是怎麼會事，我感到他的痛苦比鞭子打在我的身上更難過。

青工

真是，聽了你的話也覺得很傷心。（自悔虛弄）這樣說，我是錯打了人了。

漢子

(破聲而發狂似的打自己的頭) 你沒有錯，你打得對。

青工

打得對？

漢子

你打得對，我不是人，我不應該打一個可憐的女孩子。而且她還是我自己的女兒！
呀！對的，不提起來，我幾乎忘了：我曾經是她的親爸爸；我曾經愛過她當作寶貝似的。唉，真要命，我瘋啦，怎麼的，怎麼，我怎麼會下這樣的毒手鞭打我自己的女兒呢？
我瘋啦，是我親手扶養長大的，也跟我一樣受苦的女兒！怎麼，怎麼我剛在一點也沒有想到呢？好，你打得好，我實在不是人，我現在才感覺到傷心悔恨了。(雙手掩面而哭)

香姐

爸爸！

漢子

香姐呀！我的好女兒！

香姐

別傷心吧，爸爸！

漢子

你能原諒我麼？

香姐 我原諒你的。爸爸是沒有辦法，爲了要吃飯。

漢子 是的，爲了要吃飯。咱們餓了兩天啦！我對不起你，我不能像個父親的樣子招顧你，

扶養你，可憐的女兒呀！

香姐 爸爸也是可憐的。

漢子 你瞧，像咱們地主張三爺，他們家裏有的是錢，什麼大小姐，二小姐，還有他媽的三小姐，從小就穿得好，吃得好，嬌生慣養，長大了起來，又送到上海什麼洋學堂裏去念書。其實念什麼書？天天彈洋琴，唱洋歌，什麼 1 1 6 3 7 5 啦，還要跳洋把戲啦，嘻嘻哈哈的。我想，我假使能夠也替我的獨生女兒香姐積點錢，讓她像小姐們一樣的快乐享福的。

香姐 我不會忘了爸爸對我的好意。

漢子 是的，我曾經想積一點錢，使我們的生活過得好一點，要我的女兒也像小姐們一樣的去念書快活；可是這般可恨的東洋兵弄得我們家破人亡，性命都幾度保不

住了。

香姐 爸爸的苦處我是知道的。

漢子 (痛苦地最可憐的是你的媽,她活着沒有過一天好日子,連死也死得那麼可憐:

……

香姐 (哭泣著)爸爸,爸爸。

漢子 而且我現在還發了瘋,把你當作畜牲,打你罵你,想從你的身上榨出咱們的飯來!
天哪,怎樣的,誰使我瘋的呢?

香姐 爸爸,這是因為我們沒有了家鄉,沒有飯吃呀!餓肚子不單是摧殘了我的身體,連我們的心也都染黑了。

漢子 好女兒,你說得對,沒有家鄉,沒有飯吃,才使我瘋的,咱們兩個都是可憐的。(深思)
咱們要做人,要像人的樣子活下去,可是馬上給我們飯吃呀!有家不能回去,沒有田耕,沒有工做,像野狗似的,叫我們怎麼做人呢?

青工 那你去怨恨誰呢？

漢子 人家都說這是我的命不好，我的命不好？也許是的。

青工 命！不要相信什麼命！誰給你這個命的？

漢子 天哪！

青工 天，你現在還在怨恨天嗎？天是空的。你剛在不是說過嗎？把你們從家鄉趕了出來，弄得你們有田不能去種的是誰？使你們家破人亡，挨冷受餓的是誰？——這都是人幹出來的。

甲 對呀，阿根說得對。

青工 我告訴你們，使你們挨冷受苦，無家可歸的是日本帝國主義，是不抵抗的賣國漢奸！

觀衆 不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賣國漢奸！

漢子 先生的話固然不錯，可是叫我們怎麼辦呢！

青工 怎麼辦？是的，咱們窮人一碰到什麼意外，就像你們一樣的不知道怎麼辦了。窮朋

友，咱們「不打不相識」，現在既然在這兒碰頭了，咱們就得一夥兒去，向壓迫我
們，剝削我們的人算賬去——這才有我們的生路！

漢子 孩子，記着，要打倒那些吃人的東西，才有生活。

香姐 是的，我們要像人的樣子活下去！

漢子 可是叫我們拿什麼去打倒他們呢？

青工 你要打倒他們，（拾起鞭子）你應該用你這個武器，我們是有我們的武器的，就是空
着兩隻手，拳頭也是我們的武器呀！

漢子 這有什麼用；人家有的是飛機大砲呀！

青工 祇要大家能齊心，團結起來，這力量比什麼都大。

觀衆 對呀！大家聯合起來，一齊去打倒我們的仇人！

青工 你看，這都是我們的夥伴兒，等一等我們請你們上館子裏去吃點心，我們還有很

多的話要和你講哩！(向觀眾)現在我們大伙先來幫幫這位朋友的忙，向自己先擠出

一把銅子兒丟在銅鑼裏，觀眾也丟錢。

漢子

慢着，慢着，今天小子承你們先生的好意，打得我清醒了過來，告訴我團結大眾的力量去找我們的生路，小子真是感激不盡哩！還要再化你們的錢嗎？笑話，笑話。好吧，今天我真痛快極了，我們大家來樂一樂吧！慫我這幾根老骨頭，玩幾套玩意兒向各位獻獻醜，算是報答諸位老大哥的好意！(向夥計)夥計，打傢伙！(鑼鼓聲中幕閉)

編者按：這劇本上過演不少次數，每次上演都經過一次修改。這裏發表的是最近「實驗小劇場」修改了準備在最近演出的。這已與原作者的初稿完全不同了，所以這劇本不是一個劇作者的創作，而是許多戲劇家從實驗中產生出來的。

演出說明

「放下你的鞭子！」這個劇已經有着不知多少次的演出記錄了。效果之好，演出次

數之多，可以說超過中國已有的任何劇本之上的。

對於這樣的一個劇本，要來做演出說明，實在是多餘的事情。

不過要在這兒提醒演出者一聲的是注意一個「真」字。要演得真！千萬別把它當作一個誰都可以隨便演出的戲，來隨隨便便地演。這樣，即使可以有效果也是不大的。——其實任何戲都必須演得真才更有效果的。

這戲在任何場合——舞台或廣場上都可以演的。前頁圖中後面的房屋、山和樹僅是作為在廣場演出的場地背景，不是必須作為佈景來真的佈置出來的。

結尾時或打鑼鼓或唱歌來收場都可以。歌最好是挑觀衆多能唱的來和廣大的觀衆一道唱，以「義勇軍進行曲」或「打回老家去」為最合宜。現在和劇中用的「九一八小調」一同附在後面。

(尤競)

B 調 新編「九一八」小調 $\frac{2}{4}$

Moderato

崔 嵬 作歌
呂 驥 作曲

$\underline{\underline{6\ 5}}$	$\underline{\underline{3\ 5}}$		$\underline{\underline{6\ .}}$	$\underline{\underline{1\ 6\ 5}}$		$\underline{\underline{6\ .}}$	—		$\underline{\underline{6\ 5}}$	$\underline{\underline{3\ 5}}$					
高	梁		葉	子		青	又		青	,		九	月	十	八
$\underline{\underline{6\ .1}}$	$\underline{\underline{1\ 6}}$		$\underline{\underline{5\ .}}$	—		$\underline{\underline{5\ .}}$	$\underline{\underline{6}}$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6\ 1}}$					
來	了		日	本		兵	,		先	佔		火	藥		
$\underline{\underline{2}}$	—		$\underline{\underline{3\ .}}$	$\underline{\underline{5}}$		$\underline{\underline{6\ .}}$	$\underline{\underline{1\ 6}}$		$\underline{\underline{5\ .}}$	$\underline{\underline{0}}$					
庫	,		後			佔	北		大	營					
$\underline{\underline{5\ .}}$	$\underline{\underline{6}}$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6\ 1}}$		$\underline{\underline{2}}$	—					
殺	人		放			火	真		是	兇					
$\underline{\underline{3\ .}}$	$\underline{\underline{3}}$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6\ .}}$	$\underline{\underline{6}}$		$\underline{\underline{1}}$	—					
殺	人		放			火	真		是	兇					
$\underline{\underline{8}}$	$\underline{\underline{8\ .3}}$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6}}$	$\underline{\underline{1}}$	$\underline{\underline{6\ 1}}$		$\underline{\underline{2}}$	—				
中	國		的	軍		隊	有		好	幾		十	萬	,	
$\underline{\underline{3\ 3}}$	$\underline{\underline{2\ 1}}$		$\underline{\underline{6\ .}}$	$\underline{\underline{1\ 1}}$		$\underline{\underline{3}}$	$\underline{\underline{2}}$		$\underline{\underline{1}}$	—					
恭	恭		敬	敬		讓	出		了	瀋		陽	城	!	

于模的余下放

G 調 義勇軍進行曲 2/4

(決步進行)

(軍號獨奏)

聶耳作詞

1.3 5.5 | 6 5 | 3.1 5 5 5 | 3 1 | 5 5 5 5 5 5 |

1 0 5 | 1. 1 | 1.1 5 6 7 | 1 1 | 0 3 1 2 3 |

起 來! 不 願 做 奴 隸 的 人 們! 把 我 們 的

5 5 | 3.3 1.3 | 5.3 2 | 2 — | 6 5 | 2 3 |

血 肉, 築 成 我 們 新 的 長 城! 中 華 民 族,

5 3 0 5 | 3 2 3 1 | 3 0 | 5.6 1 1 |

到 了 最 危 險 的 時 候, 每 個 人 被

3.3 5.5 | 2 2 2 6 | 2. 5 | 1. 1 | 3. 3 |

迫 着 發 出 最 強 的 吼 聲! 起 來! 起 來! 起

5 — | 1.3 5 5 | 6 5 | 3.1 5 5 5 | 3 0 1 0 |

來! 我 們 萬 眾 一 心, 冒 着 敵 人 的 炮 火

5 1 | 3.1 5 5 5 | 3 0 1 0 | 5 1 | 5 1 |

前 進! 冒 着 敵 人 的 炮 火 前 進! 前 進!

5 1 | 1 0 |

前 進! 進!

F

打回老家去

 $\frac{3}{4}$

Tempo di Marcia

前 發 作

5 3 | 2 1 2 3 | 5 3 | 5 3 | 2 1 2 3 | 5 3 |

(甲)打回 老 家 去!(乙)打回 老 家 去!

2 5 | 3 2 1 6 | 1 6 | 2 5 | 3 2 1 6 | 1 6 |

(甲)打回 老 家 去!(乙)打回 老 家 去!

3 2 | 2 1 6 | 5.5 | 6 5 | 3 2 | 2 1 6 |

(甲)打走 日 本 帝 國 主 義!(乙)打走 日 本

5.5 | 6 5 | 2.3 | 5 5 | 5 5 6 6 | 5 - |

帝 國 主 義!(一)東 北 地 方 是 我 們 的!
(合)(二)華 北 地 方 是 我 們 的!

5 - | 5 3 1 | 2. 3 | 1 2 6 | 5 - | 5 3 5 |

他 殺 死 我 們 同 胞; 他 強 佔
他 殺 死 我 們 同 胞; 他 強 佔

1.2 | 3 6 5 | 2. 2 | 1.2 3 | 3 5 5 | 6 - |

我 們 土 地; 東 北 同 胞 快 起 來!
我 們 土 地; 全 國 同 胞 快 起 來!

6 6 6 | 5.3 | 2 3 | 3 5.6 | 5 - | 5 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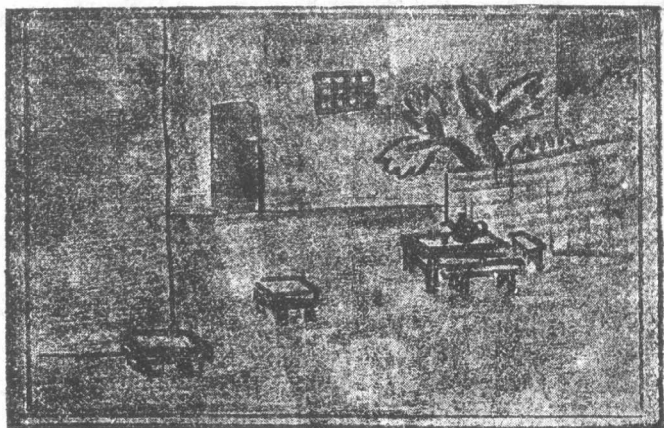
我 們 不 做 亡 國 奴 隸! (甲) 打 回

2 1 2 3 | 5 3 | 5. 3 | 5.6 | 5 - | 5 0 |

老 家 去 (合) 打 回 老 家 去!

角 號

作 漢 田



號 角

魏曼飛設計

號角（獨幕劇）

地點——茶邊區

劇 王老參

時間——現代

青年 A B C D E 兼 副手

人物——大姑娘

男 報信者 兵 A B C

雞羊之類在苑中草地上走動。王老參與其老友劉在籬邊桌頭默坐喝茶。中青年 A 在水筴上，顯本
立，傍立的青年 B C D 喊「好」。劉戴上帽子將行，招扶他們，「好走了吧。」大姑娘端茶上來敬容。

大姑娘 劉爹伯伯喝一杯香片兒再走吧。

劉 啊呀，謝謝，大姑娘真是再賢惠沒有了，我們才坐一剎剎工夫，就喫了兩三道茶。
這會兒又是家藏的好香片兒。

大姑娘 這香片兒雖然不怎麼好，可也不多了，可恨那些差人連人家的茶葉都要徵發
去，這還是我私自留下的哩。

是麼！他媽的近來說是又要往北邊開差打毛子，又要築飛機場，把我們岳家的穀畝地也要去了。高粱黃豆都剷掉了，我們家呢，大車哪，馬哪，也全徵發掉了。你只能望着他嘆氣，有什麼辦法？

王老爹

（嘆了一聲氣——用拳頭在桌上接了一下）……

大姑娘

我們家不也是一樣。瞧，現在祇剩兩個羊、三個雞了。

青年 A

（正在棧上耍着）我看你趕快把羊哪，雞哪，殺了請我們吃一頓吧。

青年 B C

對，說不定那一天也要給徵發掉哩，還是自己吃了牠吧。

大姑娘

（她指着白羊）我就是不肯殺牠。

青年 A

這小白羊多肥啊。

大姑娘

你們都不是好人，心裏祇想吃牠，所以祇看見牠長得肥；我可知道牠們是那樣子。

留存，那像友愛，牠們簡直是我的小朋友，誰殺牠我就和他拼命。

青年 B C

咦，羊不是天然給人家吃的麼？

大姑娘 那是你們那樣看慣了。(她臉優着羊)小白羊是小白羊得了，牠爲什麼是專給人

吃的？就和我們中國人一樣，中國人難道天然給外國人欺負的？

劉 (擊桌稱賞)大姑娘說得一點不錯，帝國主義也真是那樣看慣了，在他們的眼睛裏，我們就天然給他們吃的肥羊。

王老爹 (苦笑)唔，恐怕連羊都不如哩。人家當我們是腳底下的螞蟻。

青年 B (也倒立着走)我也當他們是螃蟹，看他們還橫行得幾天。(亂爬)。

青年 A C D 對了，看你還橫行得幾天。(打他)。

大姑娘 張二哥，快些起來喝杯茶吧。那樣倒着講話多吃力啊。

青年 B 現在都作與倒着講話，我也是學學時髦哩。

大家 (笑了)哈哈哈哈哈……

青年 B (跳起來喝茶)老伯伯，常聽說你的工夫練得好，今兒練一套給我們看看好不好？

劉 (拍手)對哪。你們看看我們老英雄的吧。

王老爹 我老了，多少年不練了。

大姑娘 瞧劉家伯伯的吧。

大家 (拍手) 劉伯伯來吧。

劉 我更不行了，並且我看現在這年頭，也用不着這些了。人家是大砲、機關槍，我們是拳頭，人家是坦克車，我們是赤膊，這能濟什麼事呢？

青年們 (失望) 那末我們練的都沒有用麼？(望著王老爹)

王老爹 (沉吟一回之後) 也看怎麼用法，看在什麼地方。大砲、機關槍固然可怕，用我們的拳頭也可怕，到了要緊的時候，真是連牙齒都要用的……(低聲) 喂，你們的大槍都藏好了沒有？

大家 藏好了。

王老爹 萬不可以再讓他們收去。

劉 媽的，聽說已被收去三百多萬枝了。

王老爹 是啊，我們不能再繳械了，我們已經逼到了不能再退的地方了。（回頭望其女）

頭有人來了，說我有事去了。

大姑娘 曉得了。

王老爹 好好，我們走吧，他們恐怕已經等待不耐煩了吧。

劉興青年們 走吧。

（王老爹在臨去時，隨手舉起了石鐵壘了一個花樣，大家喝采。）

王老爹 到底老了，不行了。

（他們去，大姑娘收拾桌上碗盞進廚房，牽羊到草地，坐在一大石頭上唱着牧羊歌。）

白羊，我的小白羊，你是這麼可愛的模樣，像個溫溫存存的大姑娘。你每天都同我們在山上，慰着我青春的淒涼。白羊，我的小白羊，我們已經是國破家亡，那來一片乾淨的草場？我只能多唱一隻歌兒，慰慰你軋軋的飢腸。白羊，我的小白羊，暴風雨快要來了，禍事降臨我們的家鄉。我們快結成一個鐵的羣，反抗那些無

情的豺狼，無情的豺狼！

（唱到這兒，後面一人掩至，蒙他的目。）

大姑娘（嚇了一跳，無問）誰啊？

青年E 你猜？

大姑娘 三哥，是不是？

青年E（放手）你算沒有猜錯（跳過來並坐上）。怎麼你獨自一個人，唱得這樣高興？

大姑娘 什麼高興，正是不高興才唱着哩。

青年E 什麼事使你這樣不高興呢？我沒有來麼？

大姑娘 呸，你不來就不來，關我什麼事？

青年E 真正我不來，一點不關你的事？

大姑娘 ……可是現在不是那樣的時候了。

青年E（改容）你猜我來幹麼的？

大姑娘 幹什麼的？

青年 E 我來找老伯伯的。前天我們的隊伍不是退下來了麼？現在敵人派了大隊來包圍我們。我那邊村子很危險，他們要我來找伯伯幫忙。

大姑娘 爸爸剛同劉家伯伯他們去了。恐怕正爲的這個事情呢。若是一打起來，這幾隻

小白羊也好，什麼也好，不都完了麼？我爲着這個發愁呢。

青年 E (更慘厲的) 真正幹起來還顧這些。你沒有聽見麼？我們村裏有好幾家把女人小孩殺了，預備抵抗哩。

大姑娘 是麼？爲什麼要殺女人和小孩呢？

青年 E 因爲免得有後顧之憂啊。

大姑娘 爲什麼要男人顧我們呢？女人和小孩子不是一樣的可以拿起武器來抵抗麼？

不是至少也可以替大家幫許多忙麼？

青年 E 是啊，我也正這樣說哩。所以來找你商量。

(這時來幾個公差之類的人。)

差 喂，姓王的那裏去了？

大姑娘 (慷慨而又憤怒地)我爸爸不在家。

差 不在家，不在家到那裏去了？

大姑娘 看朋友去了。

差 哼，看朋友去了？看什麼朋友去了？不安份的東西！你們家的大車呢？

大姑娘 前些日子，徵發去了。

差 騾子呢？

大姑娘 也一道牽去了。

差 告訴你們現在我們大家來了，要徵發牲畜糧食，快把數目報上來。

大姑娘 不用報了，我家裏什麼也完了，(指著羊)這總應該剩給我們吧。

差 啊呀，豈有此理，這麼肥的羊也不報上。(對副手)快牽了！回頭還要罰你們哩。

大姑娘 (死死拉住)。不成，不成。這兩隻羊我看了牠好幾年，這是我們的，不能再給你們搶

去。

差 什麼搶去？你胆敢叫我們搶你的來，拉開這女孩子。

青年E (忍不住了)。滾開，你們這班強盜！(摸上去)。

大姑娘 三哥！

(他們亂鬧，青年給捉住了)。

差 把這亂黨一起捉去！

大姑娘 (摸上去拉住青年E)。三哥，三哥。

差 拉開她！

大姑娘 (哭) 三哥！

(差如狼似虎的把青年E拉走了)。

(大姑娘也啼啼哭哭地追上去)。

(王老爹愈忙同一人回來)

王老爹

雪兒，雪兒！

舅

怎麼雪姑娘那裏去了？

王老爹

雪兒，雪兒，你舅舅來了。雪兒！

(大姑婆，頭蓬衣破地掩面而歸，一見其父，倒入他懷裏大哭。)

王老爹

怎麼啦？孩子，怎麼啦？

舅

雪兒，怎麼啦？

大姑娘

(哭)……

王老爹

怎麼回事？剛才爸爸出去人也沒有碰到，同舅舅一塊兒回來的。祇一刻兒工夫

又有什麼事？(回頭)唔，雞哪，羊都不見了。又給人家徵發去了麼？這個哭他什麼，

傻孩子！國都要亡了，還保得幾條小白羊麼？要徵發去，就讓他徵發去吧，我們祇

要心不死……

大姑娘（哭）。我不讓他們牽羊去，他們欺負我。楊三哥氣不過，同他們打起來，他們把

三哥抓去了！怎麼辦！

王老爹 什麼！把你三哥抓去了？

大姑娘 是的，他們說他是亂黨，把他抓去了。三哥是來找你的，告訴你今天恐怕有大隊

人馬來包圍那邊的村子。要你去幫忙。

王老爹 哦，我們正商量這件事，那邊村子有事，我們怎麼能不救？

舅 我去，告訴郝先生去，請他救救老三。

王老爹 好，拜託你了。

大姑娘 舅舅，你去，他們打他打得很厲害哩。

舅 曉得了，你放心，老三包在我身上。

（他去了，槍响，人聲頗亂。）

王老爹（頗爲驚訝）那裏槍響？

(正說着，一個人影從外面竄進來。)

王老爹

(裝一個姿勢) 誰?

人影

老伯伯，是我。

王老爹

(抓住他) 你 你來了? 你來幹麼?

人影

有人追我，他們大隊包圍村子。我來報信給你們的。

王老爹

快藏到那邊屋子裏去。那兒有一個地洞。

人影

曉得了。(他迅速地去了。)

王老爹

(招大姑娘) 雪兒，來坐在這裏，替我捶腿。

大姑娘

(照着做) 好。

王老爹

你唱個什麼歌吧!

大姑娘

好。(唱。)

爸爸，你北方的老英雄，你一生在千磨百難中，骨如鐵，筋如銅，白髮如銀，在額前

飄動。

爸爸，你北方的老英雄，不怕艱難，不怕窮，騎劣馬，冒寒風，出死入生，爲的是大衆。
爸爸，你北方的老英雄，你走遍南北與遼東，雪花白，血潮紅，不做奴才要做主人
公！

（剛唱到這兒，僞兵追來。）

兵 A 喂，剛才有一個匪賊逃到這兒來了。看見沒有？

王老爹 沒有看見。

兵 B 分明逃到這裏來了，怎麼說沒有看見？

兵 C 讓我們搜一搜，有人告訴我，你們這裏還藏得有大槍，快些繳出來！

（鄰村火光與叫喚聲。）

兵 A 不把匪賊和大槍繳出來，你們也要和那邊村子一樣。看見沒有？

兵 B 聽見沒有？

兵 C 不把匪賊交出來，我們把這女孩子拉去作証。

大姑娘 (叫) 爸爸，救命，救命啊！

青年 A B C (怒叫) 滾開！

王老爹 (壓怒地) 好，老總，請你放了我的女兒吧。

兵 A 那麼快把匪賊交出來。

王老爹 匪賊是沒有看見。大槍却有幾枝埋在那邊屋子裏。

青年 A B C D 老伯伯！

兵 A B 好，那麼帶我們去把大槍挖出來。

青年 A B C D 老伯伯！

王老爹 各位隨我進來。

(他不願青年們反對帶他們到屋子裏去。)

青年 A 老伯伯怎麼這樣懦弱起來了？

青年 B 原來王老爹是這樣一個膿包。

(忽聞屋子裏慘叫聲)

兵 C 怎麼啦？

青年 C 王老爹完了？

大姑娘 爸爸！

兵 A B (慘叫更烈) 救命，救命！

兵 C 怎麼回事？余得勝！

(他將頭進屋子裏去，忽砰然一聲兵 C 倒地。)

王老爹 (血痕滿面的與參軍首領跑出來) 這幾個給我們幹了，敵人的大隊要來了。聽吧，那邊

村子哭得多麼淒慘！敵人用機關槍在那裏掃射！看吧，火光連這兒都照亮了，再不起來抵抗，我們要和他們一樣了！

大姑娘 再不起來抵抗，我們都要和鷄羊一樣供人家屠殺了。我們快些把號角吹起來。

讓這一家和那一家，這一村和那一村，都聯成一個大的鐵環，把敵人趕出去！

（隱隱聞敵人進軍號）

青年 A 敵人大隊要來了。

青年 B C D 怕什麼？聽聽我們的號角吧！

（無數的號角或近或遠地吹起來數十里相響，表示被壓迫者的團結。）

排演說明

排演本劇首先要注意的是全劇的情調與人物的處理。由人物方面看，這兒顯明的有敵兵、公差、和善良人民這兩類。注意的是後者中又有着兩組型態：年輕的一羣——大姑娘和青年 A B C D E 是活潑的英健的。另一方面——從王老爹、劉到舅舅——沉着而感慨。可是地點是在敵蹄蹂躪下的某邊區，時間是在人民忍無可忍起而作不為奴隸之爭鬥的爆發前，因此處理人物時：要發揮年輕這一羣的活潑與英勇，而不使流于輕狂。比

如叫好，聽大姑娘的眼睛和打趣要吃大姑娘的羊等地方。處理年老這幾位要沉着而不滯笨，是興奮的感慨而不是消極的感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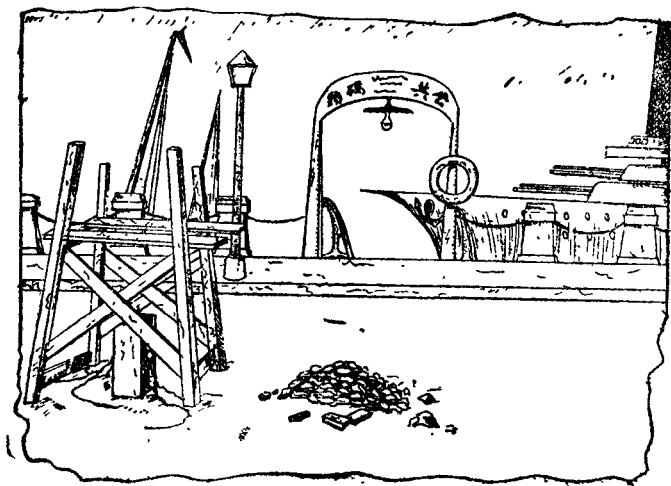
把握住了人物，然後才能創造得出空氣，事件的發展就自然而且有力了。

王老爹領敵兵進去搜大槍這一段是全劇的轉機，是逼到頂點上去的欲揚故抑的跌宕之筆。可是是一段假戲。這假戲要做得真：王老爹要真，青年們對他的懷疑更要真。這樣反過來的時候才更有力量。自然，這所謂真單靠那段假戲來表現還是不夠的，應該在前面就充分地讓觀眾認識王老爹的堅決和青年們對他的信仰的。

除了音響之外，最好是能夠利用燈光來表示鄰村的被燒殺，以增強情緒。（尤兢）

揚子江的暴風雨

作 漢 田



揚子江的暴風雨

許秉鐸設計

揚子江的暴風雨（一幕小歌劇）

在揚子江沿岸某埠的碼頭上，以汽船軍艦爲遠景，吐出一個空坪。左側有鐵索中的抽棧的鋼骨架，架傍有大的小的打樁台，許多工人在打着樁。前景泥磚的堆下又有男女老小的苦力在打着磚，大小汽船，汽笛聲，船上記重機聲，碼頭工人從汽船上肩着笨重的貨物，杭育杭育地向左邊走過。打磚工人老王在烈日下，和他的孫兒揮着汗雨，領着他的那夥兒，唱着打磚歌。

打樁工人 今天……打磚，

明天……打磚，

從早到晚不分班，

脊骨痛，

腰骨酸，

打磚爲了要吃飯。

(汽機汽笛聲)——

小孩打磚，

老頭打磚，

老老小小都打磚，

(老王一面唱一面取搭在肩上的毛巾揩了一把，丟給他孫兒)

你出汗，

我出汗，

血水汗水都流乾。

孩子，你揩一把，當心別又敲着手指頭了。

(接過。) 汗都流在眼睛裏來了。

(左側打樁台的工人在丙生的領導下，接着打磚工人的尾聲唱起來)

(打磚工人依舊輕輕地唱着自己的歌)

放起來嘍，杭育！

放下去嘍，杭育！

一天到晚，杭育！

兩毛小洋，杭育！

停一停嘍，杭育！

(監工劉阿四刷地，皮鞭打在一個停下來的工人身上。)

阿四

不許停！

丙生們

熱煞人嘍，杭育，

不許停嘍，杭育，

性命交關，杭育！

打磚女工

(摸著眉頭) 嗷嘍，我又沒有停，幹麼打我啊？

阿四

(回轉頭) 怎麼啦，打了你嗎？

女工 你的鞭尾子打了我啊。

阿四 嘍呀，對不起，讓我來摸一摸。

女工 謝謝。

老王 (怒目) 這麼熱的天爲什麼不許我們停一停？

阿四 上面催得緊呀，這堆棧要在二月內砌好，曉得吧？

老二 砌好了，堆什麼呀，老鄉？

阿四 堆洋米洋麥呀。

老二 中國這兩年不是豐收嗎？

阿四 豐收是豐收，還是沒有飯吃啊。

老王 把外國米哪，麥子大批大批的運進來，更不值錢，老百姓不是要更沒有飯吃嗎？

阿四 這不是我們管得着的。你們只管打磚，我只管打打磚的。

(汽笛鳴。一大貨艙入口。)

男工 又來了一大船麥子了。

阿四 (吆喝大家) 快! 快! 做工, 不要望着。

(刷地又一鞭子打着男工B。)

男工B 媽……

阿四 你罵誰?

男工 我沒有罵誰, 我叫媽呀。

阿四 哼! 你小心點。(橫目走過。)

男工B (趁着阿四的背影) 媽的, 我真不要幹了。

老二 (撫慰他) 要吃飯哪, 有什麼辦法呢? 還是打我們的磚吧。

(打磚工人唱着山歌, 後面碼頭工人扛着磚過去。)

(他的孫忽然敲着手拍叫起痛來。)

孫

噯喲，噯喲！

老三

(急起身替他揉)

敲在那裏，啊呀，又敲了這個痛的指頭！我不是叫你當心一點

嗎？孩子。

孫

(忍着痛拿起鏈子)公公，不要緊。

(汽笛聲，一個大船過去)

(打磚工人又唱起來)

今天打磚，

明天打磚，

從早到晚不分班，

臂骨痛，

腰骨酸，

打磚爲了要吃飯。

小孩打磚，

老頭打磚，

老老小小都打磚，

你出汗，

我出汗，

血水汗水都流乾。

(打磚工人和他們應和着)

拉起來喇，杭育！

放下去喇，杭育！

一天到晚，杭育！

兩毛小洋，杭育！

(更和這重合起頭的是遠處碼頭工人的歌聲)

(碼頭工人肩着麻袋上)

嚶啲啲，嚶啲啲，

嚶啲啲，嚶啲啲，

從早搬到夜，

從夜搬到朝，

眼睛都迷糊了。

骨頭架子都要散了。

搬哪，

搬哪，

(近處打磚打樁的歌低下不可聽停)

嚶啲啲，嚶啲啲，

嚶啲啲，嚶啲啲，

笨重的麻袋，鋼條，鐵板，木頭箱……

都向我們的身上壓吧，

爲着兩頓吃不飽的飯，

成天流汗，

成天流血，

在我們血和汗的上頭，

買辦們蓋起洋房來了，

帝國主義造起兵艦來了。

搬哪，

搬哪！

（近處打磚打樁的工人們低聲和着他們的歌。）

嘍，嘍，嘍，嘍，

兩風暴的江子揚

老王 阿二 老王 阿二

嚶啲啲，嚶啲啲，

一輩子這樣下去嗎？

不，兄弟們，向着活路上走！

搬啲，

搬啲，

嚶啲啲，嚶啲啲，

嚶啲啲，嚶啲啲，

（老王對回轉頭的工人阿二打招呼）

喂，阿二，歇一歇啊！

（跑來）啊，老伯伯，今天熱哩！（擦汗）

熱得吐不得氣，喂，你們搬的是什麼？

（低聲）我不認識字，你看看。

老王

啊呀，手榴彈，你們都是搬軍火，多嗎？（許多人，連打糖的丙生連在台下整理鐵糖也圍攏來聽。）

阿二

你瞧，搬了半天還沒有完。

老王

媽的，又不知道要打死多少中國人。

女工

我的丈夫就是給他們的子彈打死的。

根福

我的爸爸不是一樣。

丙生

你們聽得今天早上的砲響嗎？

工人們

怎麼不聽見。

丙生

就是那邊那隻外國兵船打出來的，瞧他們砲衣不是卸下來了嗎？砲口不是都朝着我們這邊嗎？

工人

據說試砲，不要緊的。

阿二

「試砲，不要緊的？」他們隨時隨刻地都可以拿我們中國人試砲哩。

工人 那你們爲什麼給他們搬軍火砲彈呢？那不是替強盜搬東西打自己人嗎？

老王 對哪，你們不應該搬的。

阿二 要吃飯沒有法子啊。

老王 餓死也不能替他們搬！

工人們 是啊，餓死也不能哪！

阿二 （悄悄指遠處） 他們有水兵監住我們。

丙生 我們這許多人怕幾個水兵嗎？

老王 我們幾十萬苦力站在你們後面哩。

阿二 對的，老伯伯，我去告訴他們，他們也都早就不願意搬了。

（碼頭工人用着箱子唱着從後面走過）

嚶啲啲，嚶啲啲，

嚶啲啲，嚶啲啲，

笨重的木頭箱，一箱一箱地，
都向我們肩膀上壓罷，

爲着兩頓吃不飽的飯。

搬哪，

搬哪！

阿二

（纔然向他們站着，舉起手叫着）兄弟們不要搬了，那裏面都是打我們的軍火，我們雖然要吃飯，但是我們不能替敵人搬子彈打我們自己人。

碼頭工人們

（停着望頭邊）對的。

阿二

（堅決地）我們情願餓死也不要搬！

碼頭工人 A B C

好的，我們餓死也不搬了。（他們放下來）

碼頭工人 D E

誰要搬就是豬糞！

碼頭工人 F G

誰要搬就是亡國奴！

阿二 好的，兄弟們我們不做亡國奴！

（遠處的水兵朝阿二開一槍。）

阿二 （二讓，祇打着左臂。）打罷，我們不是怕死的。

工人們 打死我們，後面還有四萬萬中國人，（但他們的話沒有說完，那邊又是一槍，早聽得根福

側在地下亂滾。）

老王 怎麼啦？怎麼啦？孩子！

女工 小弟弟，怎麼啦？打了你嗎！

根福 公公，我中了槍了！我中了槍了！

老王 打在那裏？打在那裏！

女工 你瞧，打在這裏。

（許多人圍攏來，祇聽得根福慘烈的叫聲。）

根福 公……痛啊！

痛啊！

(人們隨着他亂滾而移動。)

根福

公公，丙叔叔，替根福報仇啊！

嗷，痛死我了！

丙生及其他工人們 (對下面) 根福，你放心，我們一定替你報仇！

劉阿四 (又挽着皮鞭匆匆地走來了。)

阿四 (吆喝) 喂！你們都圍在這裏幹什麼！快走開，各人做各人的事。(瞧裏面) 怎麼啦？

這孩子死了嗎？把他拖去埋了，就得了，有什麼大驚小怪的，走開，走開！
(打樁的，打磚的，各人做各人的事。)

工人們 (怒目望着他)……

阿四 怎麼都不動，你們都死了嗎？(刷地一抽鞭子。)

(遠處有杭育……的歌聲。)

老王

(徐徐地把孩子抱起來，勉強壓抑着哆嗦的怒火問大家) 兄弟們，真真我們都死了嗎？

(碼頭工、打樁工、打磚工，一同叫出來) 我們沒有死！

老王

(沉痛到極地) 對啊，我們並沒有死，我們中國人並沒有死，就是我這可憐的孫兒，也沒有死，你們瞧，你不是還睜得那麼大的眼睛嗎？他死得不甘心，他恨不得吃帝國主義的一塊肉。

(胆子小的阿土怕劉一四的威勢，還在那裏胡亂地敲着)

老王

阿土，停住你的手，你真死了嗎？你願意替人家造堆棧堆我們老百姓的骨頭嗎？(又對着頭還木箱走的碼頭工人) 小四子，把箱放下來，或是丟在江裏去！你真願意替人家搬子彈打自己人嗎？(小四子果然把木箱丟了) 起先我的胆子是很小的，我時常担心我的兒子怕他有危險。好了，我的兒子在「一二八」的時候打死了，我又時常担心我的孫子，他是我們家一條根，現在他又這樣死在敵人的手裏了。(他輕輕的把孩子放下來) 現在我怎麼也不用担心了，怎麼也不

怕了！

(又一槍打來，碼頭工人C倒地。)

碼頭工人C

媽的……

工人們

(爾叫) 春生！春生！

阿二

兄弟們，我們不能這樣等死，我們要找我們的武器。

工人們

我們那來的武器？

老王

兄弟們，在我們拚死的人，什麼都是好武器，把地下的磚頭拾起來！把鏈子，鑊子，鶴嘴拿起來，把麻袋堆起來，把手榴彈箱子給打開來！

劉阿四

(刷地又一鞭子) 你們安排怎麼樣？

柄生

(啾的一記耳光) 我們安排這樣！(阿四趕緊逃了。)

(槍聲連響，數人倒地，有的要逃。)

老王

(激昂到萬分，紛紛地拿東西來。) 阿三，蠢東西！逃到那裏去？(交一個手榴彈他。) 我們打啊！

兩風暴的江子揚

(在老王的指導下他們唱着)

前進，

兄弟們大家一條心，

掙扎我們的天明，

我們不怕死，

不用把死來嚇我們，

我們不做亡國奴，

我們要做中國的主人。

讓我結成一條鐵的長城，

趕走那些強盜們，

向自由的路前進！

(槍聲、呼叫聲、汽笛聲)

——幕完——

排演說明

說來真是十分遺憾的事，我們今日所有的劇本中間，除了田漢先生「揚子江的爆風雨」這個一幕小歌劇之外，就沒有第二個可稱爲歌劇的劇作了。

排演時應特別注意的有：

第一，這是一幕小歌劇。演員必須選擇比較能歌唱而又能表演的。

第二，在開始排演之前，先把劇中所有的歌曲練習唱熟，然後再進行排劇。

第三，劇中有三組人——打磚工、人打樁工人、和碼頭起貨工人同時或不同時的工
作，接連着唱歌。這兒應特別留心舞台空氣、動作和聲音的韻律。這空氣與韻律的造
成，全在于勻稱、統一、調協、和完美的配合。

第四，不可忘的是許多工人在碼頭上工作，不是在舞台上爲唱歌而唱歌。

第五，各個人的性格表現，這兒是比較少有機會的，幾個人的身世敘述，也極輕淡，因

G 調 打 磚 歌 $\frac{2}{4}$

聶 耳 作

1 1 | 5̣ 6̣ | 3 3 | 2 3 |

今 天 打 磚， 明 天 打 磚，
小 孩 打 磚， 老 頭 打 磚，

5 5 3 1 3 | 5 5 6 | 3 2 3 |

從 早 到 晚 不 分 班。 臂 骨 痛，
老 老 小 小 都 打 磚。 你 出 汗，

1 2 3 | 5 5 3 1 | 2 3 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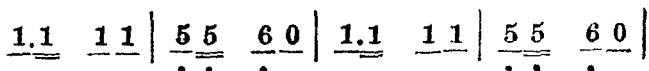
腰 骨 酸， 打 磚 爲 了 要 吃 飯。
我 出 汗， 血 水 汗 水 都 流 乾！

此要很好地分排地位給老王、炳生、阿四、女工、小孩等，設法把他們從許多人中強調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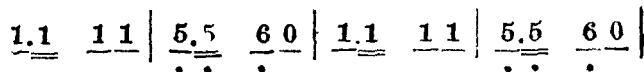
(尤兢)

G調 打 樁 歌 $\frac{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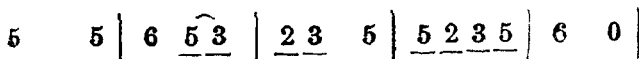
聶耳作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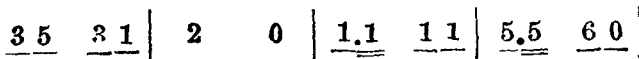
拿起 來啲, Hen jo ho! 放下 去啲, Hen jo h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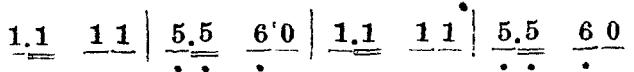
一天 到晚, Hen jo ho! 兩毛 小洋, Hen jo h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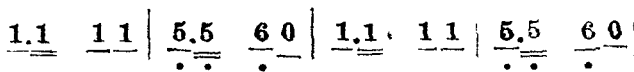
哎 啲! 太陽 晒死 哪! 肚皮餓死 哪!



別人 愜意 哪! 拿起 來啲, Hen jo ho!



放下 去啊, Hen jo ho! 一天 到晚, Hen jo ho!



兩毛 小洋, Hen jo ho! 停一 停啊, Hen jo ho!

兩風墨的紅子揚

G 調 碼 頭 工 人 $\frac{2}{4}$

(雄壯地)

聶 耳作曲

$\underline{1}$ | $\underline{1} \underline{1.2}$ | $\underline{3} \underline{0} \underline{3}$ | $\underline{3} \underline{2.1}$ | $\underline{2} \cdot \underline{0}$ |
從 朝 搬 到 夜, 從 夜 搬 到 朝,

$\underline{3} \underline{3} \underline{5}$ | $\underline{5.4} \underline{3.2}$ | $\underline{3} \cdot \underline{0}$ | $\underline{1.2} \underline{3.2}$ |
眼 睛 都 迷 糊 了, 骨 頭 架 子

$\underline{2} \underline{1} \underline{7}$ | $\underline{1} \text{ — }$ | $\underline{3} \underline{3} \cdot$ | $\underline{2} \underline{2} \cdot$ |
都 要 散 了, 搬 哪! 搬 哪!

$\overset{\sim}{1} \overset{\sim}{2} \overset{\sim}{3} \underline{0}$ | $\overset{\sim}{3} \overset{\sim}{3} \overset{\sim}{3} \underline{2} \underline{0}$ | $\overset{\sim}{2} \overset{\sim}{2} \overset{\sim}{2} \underline{1} \underline{0}$ | $\overset{\sim}{6} \overset{\sim}{6} \overset{\sim}{6} \underline{1} \underline{0}$ |
唉 依 hoho, 唉 依 hoho, 唉 依 hoho, 唉 依 hoho,

$\underline{3} \underline{3.2}$ | $\underline{1} \underline{2} \underline{0}$ | $\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0}$ | $\underline{1} \underline{1} \underline{0}$ |
笨 重 的 麻 袋, 鋼 條, 鐵 板,

$\underline{3} \underline{3} \underline{3} \underline{0}$ | $\underline{5} \underline{4} \underline{3} \underline{4}$ | $\underline{5} \cdot \underline{5}$ | $\underline{4} \underline{4} \underline{0}$ |
木 頭 箱, 都 往 我 們 身 上 壓 吧!

$\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1} \underline{2}$ | $\underline{3.2} \underline{1.2}$ | $\underline{3} \cdot \underline{0}$ | $\underline{5} \underline{5} \cdot$ |
爲 着 兩 頓 吃 不 飽 的 飯。 搬 哪!

大 眾 舞 臺

3 3 . | ³3 3 2 0 | ³2 2 2 1 0 | ³1 1 2 3 0 |
 搬 哪 唉依 hoho, 唉依 hoho, 唉依 hoho,

³2 1 6 1 0 | 1 1 2 | 3 0 | 3 3 1 |
 唉依 hoho, 成 天 流 汗, 成 天 流

2 0 3 | 1. 2 3. 3 | 4 3 0 1 3 | 5 . 3 |
 血, 在 血 和 汗 的 上 頭, 他 們 蓋 起

1 2 | 3 — | 3 3 . | 2 2 . |
 群 房 來。 搬 哪! 搬 哪!

³1 1 2 3 0 | ³3 3 3 2 0 | ³2 2 2 1 0 | ³6 6 6 1 0 |
 唉依 hoho, 唉依 hoho, 唉依 hoho, 唉依 hoho,

(此處用說白，短促而有力)

一輩子這樣下去嗎？不！兄弟們！團結起來！

3 2 1 3 | 5 . 4 | 3 — | 5 5 . | 3 3 . |
 向 青 活 的 路 上 走！ 搬 哪！ 哪 哪！

³3 3 3 2 0 | ³2 2 2 1 0 | ³1 1 2 3 0 | ³2 1 6 1 |
 唉依 hoho, 唉依 hoho, 唉依 hoho, 唉依 hoh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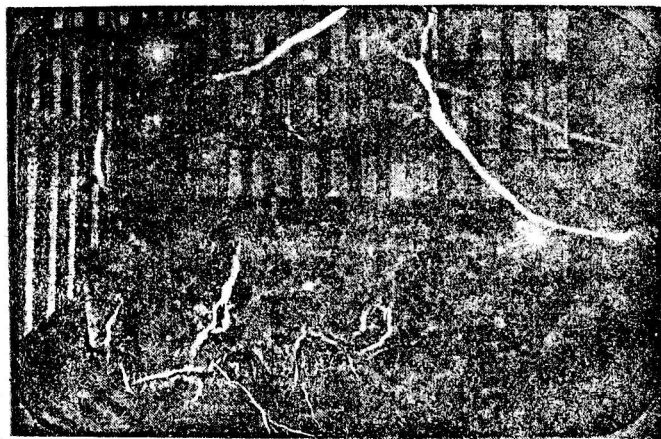
B調 前 進 歌 $\frac{2}{4}$
 (即苦力歌) 聶耳作曲

$\underline{5.5}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1.5} \underline{3} \underline{4} \mid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6.5} \underline{1} \underline{2} \underline{3} \mid \underline{4} \underline{3} \mid \underline{3} \underline{5} \underline{0} \mid$
 苦力們，大家一條心！ 掙扎我們的天明，我們
 $\underline{6} \underline{6} \underline{6} \underline{3} \underline{5} \mid$ 不用拿死來嚇我們！ $\mid \underline{3} \underline{5} \underline{0} \mid$
 並不怕死， 我們
 $\underline{1.1} \underline{6} \underline{6} \underline{6} \mid \underline{0} \underline{5} \underline{5} \underline{1} \underline{1} \mid \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1} \underline{2} \mid \underline{1} \underline{0} \underline{5} \mid$
 不做亡國奴！ 我們要做中國的主人！ 讓
 $\underline{3} \underline{5} \underline{1.1} \mid \underline{6} \underline{1} \underline{2} \mid \underline{2} \underline{2} \underline{1} \mid \underline{3.1} \underline{2} \underline{2} \mid \underline{2} \underline{2} \underline{5} \mid$
 我們結成一座鐵的長城，把強盜們都趕
 $\underline{1} \underline{0}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3} \underline{5} \underline{1.1} \mid \underline{6} \underline{1} \underline{2} \mid \underline{2} \underline{2} \underline{1} \mid \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2} \mid$
 盡！ 讓我們結成一座鐵的長城，向着
 $\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1} \underline{2} \mid \underline{0}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1} \underline{0}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3} \underline{5} \underline{1.1} \mid \underline{6} \underline{1} \underline{2} \mid$
 自由的路， 前進！ 讓我們結成一座鐵
 $\underline{2} \underline{2} \underline{1} \mid \underline{3.1} \underline{2} \underline{2} \mid \underline{2} \underline{2}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1} \underline{0}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3} \underline{5} \underline{1.1} \mid$
 的長城，把強盜們都趕盡！ 讓我們結成
 $\underline{6} \underline{1} \underline{2} \mid \underline{2} \underline{2} \underline{1} \mid \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2} \mid \underline{3} \underline{2} \underline{1} \underline{2} \mid \underline{0} \underline{5} \mid \underline{1} \underline{0} \parallel$
 一座鐵的長城，向着自由的路 前進！

原书空白页

大風雨之夕

白 塵 作



夕之風雨大

設計飛曼

大風雨之夜(獨幕劇)

白 塵

時： 國民革命軍未到之前，其夜。

地： 某監獄之軍號子。

人： 龍頭 一個四十來歲，綁，是號子裏的統治者，即

老林。

盜匪犯甲 約四十歲，即老林，腳上有錄。

乙 二十多歲一個打手，有錄，即老林。

丙 老吳，三十多歲，老林的參謀，帶上絆錄。

竊犯 二十多歲，是號子裏的小伙計。

花案 四頭，二十多歲。

販烟土犯 四十上下，頗富有。

烟犯 一 四五十歲的「老槍」，是老林的槍手。

二 三四十歲。

政一犯 A 二十多歲，智識份子，帶錄，即老洪。

B 三十歲，瓦匠，帶錄。

C 二十多歲，人，帶錄，即老洪。

新犯 二十多歲的農民，帶錄。

其他盜匪犯、烟犯、政治犯各若干。

看守子

丑

其他。

獄員。

武裝警衛人。

舞台上是監獄某一個子的側面。號子的四周是粗約四寸直徑的圓柱，正面和右邊的柱後都有橫在上的台口有木糊門鎖着，外面有短牆，中央有黑色木門通出入，門外是院子，黑沉沉地，圓柱是鑄鐵的，牆是深灰色，到六佈糊灰塵，屋頂看不見，因為上面也有圓柱覆蓋着。這些都皆詭觀家。監房是有多麼老時年紀。圓柱上掛滿了用草繩結着的盆兒，碗兒，和大大小小的破爛衣包。正後面靠右角上是一隻大鐵桶（馬桶），像實格飯的桶一樣，左角上橫放着一張高鋪，被褥都還齊，地面上分做兩行，從後面一直到舞台口都橫鋪着草席，被褥越離高鋪越遠的——也就是越離舞台近的越破爛。

囚犯們一部分圍坐在大號桶旁，身拾一個「新案子」，「新犯」，有些人圍坐在高鋪前，鋪上躺着。號子的主宰者——龍頭，在抽鴉片，舞舞台口右邊一列牆上也圍着好幾個人是以治犯，談論着什麼；左邊一列牆上是烟犯，花案，人口犯圍着談笑。

在嘈雜與凌亂中展開幕子。

盜甲 一個兒腦圓孔的漢子，手裏攥着一根毛竹板，向坐在號桶前的新犯打下去。媽的！屎，屎，屎，不漂亮！

新犯 一個熱氣的農民，為地地殺過毛竹板，一砍跪下了。好大爺！不要打我！……

盜乙 一隻手在腰裏，見新犯跪下，向屁股上踢了一腳。媽的！不許跪！

盜丙 (一個中年盜匪，被捉時面容在一邊沒有動手。) 狗爺的! 不懂大牢的規矩呀! 不許跪!

盜乙 不要他的錢! 打死他! 又踢一脚。

盜丙 (假意地) 好了! 好了! 不要打! 不要打! 還是讓我來談談!

(盜丙蹲在新犯旁低聲地談，甲乙等懼武揚威地在旁巡行。躺在鋪上的龍頭抬起頭問。)

龍頭 (二團團) 烟從鼻孔裏透出來，槍還含在嘴裏) 唔……

盜甲 (搖頭) 不行，肉媽媽的死肉頭!

竊犯 (蹲在床前替龍頭着腳) 李大爺，能有幾寸水?

盜甲 「幾」寸水! 能有一寸水就算好的了!——還沒開口哩!

煙一 (蹲在床前爲龍頭燒鴉片，一個香烟屁股吊在唇上。) 那末十塊錢都弄不到?

盜甲 (搖頭)……

龍頭 (向盜丙) 同他談什麼拖過來揍!

盜丙 不要急! 不要急! 大哥不要急! 什麼事都在我「智多星吳用」身上。這位也是漂亮

人(又低聲談話)

盜乙 媽的屎快點!

盜甲 你吳軍師不行，還是看我「黑旋風李達」的
盜丙 去去去!現在用不着你們!

(穿白制服的看守子推門進來，隔着龍柱走到龍頭的床頭那兒)

看子 (興緻沖沖地) 老宋哇!怎樣?有幾寸水?

龍頭 (滿不高興地) 媽媽咯屎還「幾寸水」哩!

看子 正經話!上頭要賤哩!快報出去!

龍頭 報報他媽媽咯屎!——(向竊犯)怎麼的槌呀!

看子 怎麼?

龍頭 你看!他奶奶這樣雄案子都朝我號子裏賤

看子 乖乖!我倒是來碰你鼻子的!

龍頭 我又請你來的。(起來走着)

看子 不要生氣!不要生氣!臉氣青了可不好看!

龍頭 媽媽的!你們要抽大煙要什麼的就找到我老宋了,收案子可就不給我檢個好的!

看子 (冷笑) 抽你的煙是賺得起你的,爲了你是「及時雨宋公明」呀!你看梁山泊真

宋江可多麼仗義疎財!

龍頭 宋公明仗義疎財交結朋友也不會交結你們看守!——媽的!沒路走,當看守!

看子 喂,你別瞧不起我當看守的,宋江可也要找蔡福哩!蔡福不也是當看守嗎?

龍頭 媽的!不向你打譚!——同你說!下回再收這樣雄案子我可不要!

看子 收案子我們管不着咳!——那是獄官跟主任的權呀?

龍頭 獄官我提二八成他就嫌多,好案子就不見一個!你告訴他罷!——再這樣玩可不

行,我們都窮死了!

看子 喇!人心真不足!你們還喊苦!——你瞧,我們這樣雨天還得值班哩!你們倒舒舒服服

服驗在床上！

盜甲 (注意) 怎麼衣裳都濕漉漉的？周先生？

龍頭 怎麼？——下雨了？

烟二 怎麼！又下雨了？

看子 (不高興地) 唔……

花案 媽的！天天！天天！六七天了！(不理他比別人整齊的髮。)

(看守子和龍頭附耳談着話。)

土犯 (顧慮他的好被褥) 糟糕！又下雨！

花案 媽的！隔壁辛字號倒了還沒蓋！又下雨了！

政A (頓從他們一班政治犯的談話中退出來) 什麼？又下雨了？

盜甲 又下了！

政B 房子又怕要漏了！

竊犯 媽的！三句不離本行！——一說下雨，你就講房子漏！——知道你是個瓦匠！

政 B 不是瓦匠也看得出呀！——你瞧這房子！

政 A 可是我們今天的報告怎麼說的老宋！

龍頭 (轉過臉來) 什麼？

政 A 我們早上寫給獄官要求立刻收拾房子的報告怎說的？

龍頭 那報告嗎？我早說過了：批不准！——剛才遞給獄官，獄官說倒了的辛字號還

沒有錢修哩，那有錢收拾好房子呢？

政 B 好房子媽的！這還是好房子呀！——到處都漏！

竊犯 那還不是怪你！——房子都是你修的！

烟一 他修房子還不是油炸鬼燒紙？——鬼哄鬼！獄官不把工錢給他，他自然不肯用心修呀！

政 B 胡說！我纔沒有那樣壞種心！你真不懂得這裏面道理了！……

政 A

這樣說，我們的房子就不修了？

政 B

鬼纔肯修哩！我告訴你們罷。

每回修房子，你們都疑惑我不用心，這真冤枉死

人了！他們斷子絕孫地教我們做事不給工錢，我們也能學他糊弄大家嗎？可憐我去年秋天忙了三天爬上爬下地替他們收拾房子，末了你們曉得怎麼樣？——給了我二十個銅板，媽的屎連一包烟錢都沒有。但我想，不管它，修房子爲的是大家的事，替大家把房子修好也是一樁好事呀！可是天哪！你們曉得怎麼修的？幾十間房子只買了十斤石灰，三十一塊瓦，這夠什麼的？修這塊沒有了那塊，修那塊又沒有了這塊。末了真是哄鬼一樣，只好糊弄一下了事。這有什麼法子呢？我就是巧媳婦也做不出無米的飯呀！——可是一場雨一下，就又漏了！

煙二

這樣說他們爲什麼又要修房子呢？

政 B

是呀！他們年年又都要修一次，這真是糊鬼！

政 C

（二個中年人，很沉默地。）他們真不是糊鬼哩！

烟二 那是爲了什麼？

政 C 爲什麼？爲了他們自己！不修理房子獄官又那里弄錢呢？比如我們不吃飯，獄官到那塊扣囚糧呢？修一回房子，他們要開上一大筆花賬，用多少石灰，用多少磚瓦，還用多少的工錢！這樣一來他才好發財呀！

政 B 什麼？工錢？他們要開工錢？

政 C 是呀！他不給你錢，並不是沒有工錢呀！工錢被他們吞了呀！兄弟！

政 B 那末，獄官還靠我們囚犯發財嗎？

政 C 哈哈！傻瓜！獄官不靠我們靠誰發財呢？第一就靠我們的囚糧……

政 B 囚糧？我們的囚糧壞到那樣壞，米是黃米，還夾砂子；菜是水湯，靠這個還能發財嗎？

政 C 正因爲囚糧壞才好發財哩！你算能：每人的囚糧是一角錢；用，至多用六分，一個人賺四分，三百人一天就賺十二元錢！不發財嗎？……修房子一回要開二百塊錢賬，用起來至多用十塊八塊，這又不發財嗎？

政B 媽的尿！他這樣靠我們發財嗎！我們却在這裡受苦！

煙二 可是這又不對了！修房子能賺多少錢呢？他如果蓋房子不是要更多賺些錢嗎？我們又有好房子住也不致於像辛字號有倒塌的危險呀？這不是名利雙收嗎？

政C 那你更不懂了！——蓋房子是一回頭的事呀！蓋好了就不用修理，錢只能弄一回；不蓋呢，年年修，年年弄筆錢，多麼好呢？蓋房子又不是三天兩天的事，他們做官的又三天來兩天去，房子沒蓋好調了差，那不是替別人當孝子嗎？況且再說一句道地話，他們根本就沒有錢蓋房子，錢都給做軍官的拿去打了仗了！所以這房子年年都要修一回，儘管壞到什麼樣子也沒人重蓋！如果照你說，這百十年來房子早翻蓋過不知多少次了！

上犯 什麼？你說這房子有百十年了嗎？

政B 唔，照這房子看真有七八十年了！

政C 你沒有看見辛字號倒下的木料嗎？全都爛透了！我們的房子全都跟辛字號一樣！

土犯 (驚叫) 哎呀! 這樣說可多危險! 倒下來可怎麼了?

竊犯 他就怕死! 房子倒下來先得壓死他似的!

烟二 他不怕了! 他明天要出水了!

竊犯 是呀! 明天不出水他倒不怕了! 越是要出水的才越怕死哩!

政 A 得了! 別講閑話了! 我們的報告沒批准難道就算了?

政 B 不行! 他媽的! 他們用老子們賺了錢, 不給我們修房子呀! 不修也要修! 並且要他們

找瓦匠來修, 老子閒得骨頭痛也不替他們修了!

土犯 是的, 不錯, 這要修!

煙二 你們不要嚷, 我想他一定要修的。照你們說, 他修房子可以賺錢, 他自然樂得去修

了, 有錢爲什麼不賺呢?

政 C 有錢他自然會賺呀!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錢了!

煙二 那里去了? 錢!

政 C 你沒聽見說獄官的太太來了嗎？他在這里不遠的地方買了房子，房子舊了，聽說

找人修理了幾天，花了不少的錢哩！——這錢就是開在公家賬上的，公家房子自然不肯修啦！因為他們的經費是有一定的呀！

政 A 你都知道！照你說我們不要要求了？

政 C 你這傢伙！你怎麼這樣性急！我不是說不要要求呀，我們得想什麼方法去要求呀！

政 A 什麼方法呀？硬要他修理！不修理就揍！

政 C 可是你關在號子裏有什麼用呢？

政 B 不管他！先揍他一頓！他狗肉的血老子錢用！

政 C 不要噪！（以目視籠頭示 A B。）我們好好商量！

（他們談話的聲音低下去了。）

（這時新犯人周圍的那一羣，突然混亂起來。盜丙從新犯面前離開向高鋪那面走去。）

盜丙 媽媽的！真是死肉頭！我這個吳用真「無用」了！還是讓你們談！

盜甲 走！先看看「金魚」！（將新犯拖到號桶前。）

盜乙 （將號桶小蓋子揭了，將大蓋子當枷槓向新犯的頭上套。）來！吃大餅！

新犯 （鬆開）大爺……實在沒有錢！

盜乙 （對準面孔一個耳光）不要你禽媽媽的錢！

（盜甲乙等將新犯套上馬桶蓋，按在號桶上，頭入號桶中，用繩反剪了他的手繩子從上面籠柱上吊起來，甲的手竹板打在他的屁股上。）

竊犯 喂！裏面幾條金魚呀？

（新犯在桶裏叫喊，但聽不清。四週的人都笑了。）

政 A （回頭恨恨地）媽！特！格！辰！……

（政 C 給 A 一拉，他們還繼續談話。）

花案 混水魚看不清，還是叫他摸摸金魚罷！

竊犯 對了！叫他摸！（手下忘了工作。）

龍頭 媽的屁你做什麼的？（用腳向竊犯一踢）。

煙一 乖乖！不俏皮了罷？

龍頭 （殘暴地用烟槍敲竊犯一的頭）燒煙狗食的！

看子 好，你抽烟，我去弄好就叫你。（下走到院裏說）乖乖！雨下大了！

龍頭 媽的！鬼哭神嚎的！有點什麼用？放下來！放下來！（盜甲乙等奉了軍令似的立刻放下新犯）

盜丙 （慌忙跑過去）放下來，放下來！將新犯拉在床前蓆子上坐了，自己坐在床沿上。我叫你漂亮

點！能看有什麼好處？——光棍不吃眼前虧！——來，我同你說：「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大半裏天上沒得落的，地下沒得長的，靠什麼呢？還不就是靠新案子來交

結交結大家。老弟，什麼事都放漂亮點！有錢，錢吃官司，沒錢，人吃官司。官司還不是

人打的嗎？不過像你這樣子，那些苦，又吃不來！——挑大號桶，打毛廁，這是人做的

嗎？

新犯 好大爺！你可憐！可憐！我情願做事，我什麼事都能做！

盜丙 (放下冷臉) 你這傢伙真肉頭!

盜甲 還是揍!

盜丙 聽見嗎?再討苦吃我可不管了!(又放低聲音)我告訴你:家有家規,牢有牢規,什麼地

方能沒有個規矩?要就不進大牢的門!進來就得還規矩!——不管你那家光棍好漢!

盜甲 我們不要他錢!拖過來揍!

新犯 (恐怖地) 大爺!

盜丙 (攔阻) 不慌,不慌!——再說一層:有錢多花幾個;沒錢少花幾個。凡事「量體裁衣」,

看你的力量說話。像我們那位先生 (指坐床前吸紙烟的土匪) 他交結了我們大家

一千塊哩!你又能跟他伴嗎?所以都隨你自己酌量,把我們一句話,什麼事都沒有!

(更低聲些) 老弟,什麼都要看破些!錢是人身上的垢蓋,洗了又來!花幾個算得什麼?

只要打蛇打在七寸上,花錢花在刀口上!是不是?老弟!

新犯 (苦着臉)我一家子都給軍隊抄掉了!一個人都沒有了,那來的錢呢?大爺!

龍頭 (一脚開去)媽的屎滾過去!那個聽你哭喪腔!

(盜甲乙等一聲得令又給新犯拖了過去)

盜乙 (從號桶旁搬出塊石頭來)來!玩個「霸王舉鼎」!

竊犯 今天叫他七十二行都玩交了!

盜乙 (將石頭搬高過新犯的頭)來!舉起來!

盜甲 舉一點鐘再說!

政A (低聲向政C)你看!就讓他們這樣嗎?——媽特格戾!

政C 別嚷!

政B 媽的!這樣不行!

政C 別管閑事,先給我們自己的事情商量的好。

新犯 (痛苦地掙扎着)大爺,我舉不動了!

盜乙 放屁動一下就揍！設着在他屁股上二踢。

盜甲 (在身後拉了乙一把，叫他不要踢) 站好！

新犯 哎呀！(支持不住，石頭落地)

盜甲 (用竹板子打) 媽的辰！不識好該揍！

新犯 (呼痛) 哎呀！……救命嘍！……

盜乙 (急取一床被向新犯的頭擊下，推倒) 媽的！喊！

龍頭 (暴怒地) 揍！

(許多人都擁上去拳足交加。)

政A (跳起來暴怒地叫) 你們做什麼！想打死人嗎？

龍頭 (躺在牀上不響，冷眼看着)……

盜乙 (轉身向A) 要你管什麼！

政A 你們要錢還是要命？要命就打死他！要錢可不能這樣！

盜乙 這是大牢的規矩！你還不服嗎？

政A 我不懂得什麼規矩不規矩！

盜丙（攔到中間來）嚷……做什麼？大家都是自家人！何必呢？——你也是在外邊混世的，

「光棍不攔財路。」這個也不懂嗎？新案子要是同你們認識，儘管打招呼呀！何必如此呢？請問：你認識他嗎？

政A 你別管認識不認識！不認識就該這樣打的嗎？

政C（走一步）不是這樣說，不論什麼案子總應該客氣點。——要的不過是錢，不是命，是不是？

盜丙 這話也是的，不過……

盜乙 媽的屁！什麼東西！想攔老子們財路嗎？

政A 你媽的屁！作與這樣打人嗎？

盜乙 老子打人要你管！

政 A 老子就不許你打！

盜乙 你敢！

政 A 我就不許你打！

龍頭 (從床上跳下來) 你們想做什麼混賬！想攔老子們的財路呀——老子倒要看看你

是那家的光棍！(褲脫了短衫)給我！(從甲手裏奪去竹板向倒在地鋪上的新犯衝過去)偏要揍！

政 A (衝上去)你敢！

(立刻政治犯的一羣衝過去，盜匪犯的一羣衝過來，而以烟犯、土犯、花案等組成的一羣從中間隔開他們)

土犯 滾！何必何必有話好好說！

龍頭 (仍向這邊衝來) 我就揍你！

政 A 揍死你狗會的！

政 B 拖過來揍！

政衆 打倒當龍頭的。

盜衆 打死政治犯!

政 C 不許胡叫!(拖住政 A。)

盜丙 有話好說!不要打!不要打!(攔住蒼龍頭。)

盜衆 (其勢洶洶地) 媽的屎!不識交情的東西!該揍!

政衆 媽的屎!眼睛裏太沒有人了!揍!

(看守子丑及管獄員匆匆上。)

獄員 吵什麼!吵什麼!

政衆 好!獄官來了!來評評理!——他們打人!

龍頭 好!獄官來看看能!他們都不服管——要造反了!

獄員 到底是什麼事?

政 A 他們「開公事」打人!

獄員 (嚴厲地)什麼「開公事」?胡說!

龍頭 不是的！——這新案子銼鐮！

政 A 他們敲新案子的竹槓！

政衆 他們要錢！還打人！

獄員 不許噪！（向龍頭）你說到底什麼事？

龍頭 事情是這樣的：——這個新案子（指已經被人搗開了被的新犯。剛才用碗片子銼鐮，被他（指盜甲）看見了，給碗片子丟掉，罵了他；他們（指政衆）就起訃，說是打了他，仗他們的人多要鬧事哩！

獄員 渾蛋！那一個銼鐮的拖出來釘雙鐮！

政 A 胡說！沒有人銼鐮！是他們敲竹槓打他的！

獄員 放屁！我的牢裏哪個敢敲竹槓！

龍頭 實在是他們銼鐮的！他們是亂咬好人！

獄員 真的嗎？

龍頭 獄官不信可問他們。(指盜衆與燻衆)

盜衆 不錯!是他銕鐐的!

龍頭 (威脅着烟犯們) 你們沒有見嗎?

煙一 (急忙地) 是的,我看見的!

獄員 (更嚴厲地) 你們還胡說嗎?

政 A (暴躁地) 他們纔是胡說哩!就沒有這回事! (向政犯們) 你們說他銕鐐嗎?

政衆 沒有銕鐐!是他們打人的!

獄員 (壓制地) 嚷什麼!不許噪!——他們是些什麼案子?

看子 他們都是政治犯!

獄員 好怪不得!你們都是政治犯!——你們都不是好東西!在外面就喜歡圖謀暴動,在

這兒還想暴動嗎?啊!渾賬!

(外面電閃狂亂地射着,隱隱有雷聲)

選 劇 衆 大

政 A 政治犯怎麼樣？政治犯就該死嗎？

獄員 嚷什麼？你叫什麼名字？

龍頭 他叫……

政 A 我叫朱學文，怎麼樣？

獄員（取筆記在簿子上）好！你也要釘雙鐐！你們這些政治犯！

龍頭 他們……

盜丙（拉龍頭衣）獄官不要生氣，他們都是不懂規則……

龍頭 是的，他們儘管不好，還請獄官原諒他們初次……

政 A 什麼！

政 C 拉 A 不要講！——好了！獄官有事請能！這不過是一點誤會，原諒他們初次罷！

政 A（想叫喊）……

政 B 這是什麼意思？

政 C (歛眉) 不要說!

獄員 好了，姑且原諒你們一次。那新案子呢？你們也不許爲難他！否則，我也不答應！
好！大家都睡覺！不許再鬧！

(警獄員率着看守下)

政 A (暴躁地) 你是什麼意思？

政 B 何必呢？在籠子裏叫來叫去喉嚨叫啞了有什麼用？坐下！坐下！根本你就對，老宋也不是外人，什麼話不好說？一定要吵！

盜內 對啦！老洪的話真不錯！老宋從來不是不講朋友的，你老朱有什麼事儘可以打開天窗說亮話，有什麼商量不到的？

龍頭 是呀！(得意地) 大家都是好朋友，何犯着呢？

政 C 老宋，大家都是誤會了，不要介意啊！

龍頭 咳……那里的話，兄弟照應不到，都望諸位老少兄弟包涵點！

政 C 那裏話，客氣，客氣！

盜丙 好了，大家都不要客氣了！什麼都不要談了！——新案子呢，你今天是叨了朱先生

洪先生的光，不再同你說什麼了。——諸位弟兄也都看在朱洪兩位面上罷！

龍頭 (看盜丙一眼)？……

盜丙 就這樣辦。聽我「智多星」的話總不會錯。

看子 (上) 老宋呢？怎麼樣沒事了嗎？

龍頭 配好搭子嗎？

看子 配好了；老王、老韓、老馬跟你四個人。「么二」的八圈子，在丙字號裏。

龍頭 好罷，開封！

(看守子以鑰匙開門，龍頭出門。)

龍頭 老吳，號子裏的事你照應一下啊！我打八圈子就回來了。

(看守 鎖了門，隨龍頭下。)

政 C (低聲向 A) 你真傢伙！爲什麼這末胡鬧呢？

政 A 爲什麼不鬧呢？——聽他們打嗎？——我倒問你：爲什麼在剛才極緊張的時候綏和那鬥爭，消滅那鬥爭呢？

政 C 因爲你根本就錯了！——你爲什麼要同他們（用嚙向盜犯們一啾）鬧？

政 A 那同誰鬧？他們不都是龍頭的走狗？

政 C 可是他們不是我們的朋友，你跟他们作起對來怎麼行？我們應該團結一起呀！而且獄官和老宋他們是勾結好的，只在籠子裏鬧有什麼用？——你忘了我們的計劃了？

政 A 我有一點不相信他們！

政 C 這完全是錯的！——再看罷！

政 A (搖頭) 看……

(政 C 向 A 附耳說語，B 在旁邊傾耳聽着。)

盜丙 (向煙一、楊六燒口煙抽抽。(倒在床上))

煙一 (有點不願意的樣子) 喲! 吳大爺也要燒烟啦?

盜丙 怎麼? 媽的你還不願意?

煙二 吳大爺吃兩口有什麼要緊? 你真是白替別人苦家私!

煙一 (苦惱地) 唉! 你真不知別人的苦處哩! (低聲) 大老闆每天都關照我……

盜丙 媽的你燒! 我偏要抽! 看誰怎麼我?

煙一 你別嚷! 我燒! 我燒!

(外面隱隱雷鳴, 電光閃爍)

土犯 媽的! 一定要下大雨!

花案 看你一會兒擔心下雨, 一會兒擔心房子漏。我知道你今天夜裏睡不著覺哩! ——

安心睡罷! 明天出了水再也睡不到大牢來了!

竊犯 胡說! 他過兩天還要來哩! ——除了拖牢洞才會永遠不再來!

土犯 媽的！屎狗嘴裏吐不出象牙——你就沒有好話說。

（衆哄笑。）

政 C

（故意提高了聲音。）所以我說你是錯了呀！你想憑良心說，他們（同顧盜甲、乙、丙等）像老吳、老李、老林是好（去聲）意的嗎？他們沒有家信，沒有朋友接濟，怎麼樣過活呢？

盜甲

（注意到）什麼講我嗎？

政 C

（笑）是呀！我們談大牢裏過日子的話哩！（又轉臉繼續地說）你想，在這裏面沒有錢的人除了死有什麼法子活下去呢？飯是一頓二十兩，——稱起來只有十四兩罷？夾砂子的黃米飯吃久了包你生病的。菜湯是那末有湯沒菜，有鹽沒油的怎麼能下飯？衣裳沒有穿，零錢沒有用，請問能不病不死嗎？——死，哪一個不怕？怕死就要活，要活就要錢，大牢裏沒有地方長錢，不開公事錢怎麼辦呢？怎麼活呢？

盜甲

對呀！老洪的話纔真是知道我們苦處的哩！會媽媽的哪個想用這種倒霉的錢？這種錢用了要還來生債的呀！只要有一個錢用，我都不用這種錢！

盜乙 這話真一點不錯。

政C 至於說打人罷，這有什麼法子呢？不開公事錢就根本不用打人；哪個想打人呢？哪

個同新案子有仇呢？你問老李看，他同這新案子有仇嗎？還是老林同他有仇？

盜甲 乙
（搖頭而笑。）鬼纔同他有仇哩！

政C 所以什麼事都不是哪個好意的，都是爲了錢！

盜甲 唉！……錢！要不是爲了錢，官司倒不吃了！

盜乙 〔怒罵〕媽的！哪個不是爲了錢呢？我只爲偷了一條牛哩！

盜甲 媽的！你還爲了一條牛哩！我爲什麼爲了我老婆病了想吃水菓沒有錢買，我在一

家店裏偷了幾隻梨子剛想走，被店裏人看見抓住了。他媽的！他抓住我就打，就像

老子打兒子似的，我能讓他打嗎？我一回手，他媽的，他像紙糊的吃不住打，兩拳頭

打得死死的！——法官就說我是到他家裏去搶錢打死人哩！媽的！可是我那里

想打人呢？我從來不喜歡打人，可是逼得我沒法子的時候我能讓人打嗎？——一

打，就打死人，誰想到呢？媽的！

政 B 可是我看見你頂愛打人哩！

盜甲 媽的，我現在怎麼不打人呢？自從吃了官司，我天天想打人，不打人就心裏癢癢的！

——可是他們同我一點仇也沒有，連我也不睨得爲什麼。媽的，但是有時候清楚起來，——就像現在——想到爲什麼打人呢？我的心就軟了！

政 C 所以人都是可憐的！——我們不爲了窮怎麼會打人呢？不爲了窮我們剛纔怎麼會要打架呢？我們大家不都是好好的交情嗎？

（大家都苦著地笑了。）

盜甲 真的，剛纔我們幾乎打起來哩！

政 C （視 A 笑）老李，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窮人啊！

盜甲 （感傷地）唉！

盜乙 唉……

政 A 但是我們爲什麼要在這裏自己打自己呢？爲什麼不去打我們的仇人呢？

政 C 是呀！所以我們都錯了呀！

盜甲 我們的仇人到那里去打我們的仇人？判我的那個法官我曉得在那里呢？

政 C 我們的仇人處處都有，不止法官一個哩！

盜甲 （驚疑地）什麼？

盜乙 怎樣講？

政 C 凡是欺我們的人都不是我們的仇人嗎？——你想，比如說獄官罷，他不是我們的

仇人嗎？他不給我們吃飽飯，不給我們穿暖衣裳，逼得我們去開公事，逼得我們打

人，逼得我們挨打，他不是我們的仇人嗎？不獨這樣，我們的囚糧他一天要扣到一

二十塊，我們却在這裏挨餓受苦；房子修理一下，他要賺百幾十塊錢，而我們還住

着這樣壞房子，他不是在那裏吸食我們囚犯的血肉嗎？——他不是我們的仇人嗎？

盜甲 （頓悟）唔……

政 C 再比如說罷，（低聲）像老宋不也是我們的仇人嗎？

盜乙（驚訝）老宋？我們的大老闆嗎？

政 C（點首）一點不錯！

盜甲 他怎麼樣？

（其餘的盜匪們及其他囚犯均漸聚攏了來。）

政 C 你奇怪嗎？那我問你：——一個新案子來了十塊錢，你們「吃份子」的一個人能分到多少？

政 B 有一塊錢嗎？

盜甲 沒有沒有！那回是哪個來了五塊錢，我們吃一份的分了二角錢，吃半份的纔分了角把錢哩！

政 C 那你們曉得大老闆分多少呢？

盜甲（想了一下）這倒算不出來了。

政 C

我告訴你罷！

五塊錢他當龍頭的先提了一個「二八」——就是他先拿二

成，——一塊錢；其餘四塊錢拆把前頭兩塊，——那是獄官、主任跟看守分的；其餘

兩塊就是你們的。如果你們是按十份子分，一份就是二角；可是你們大家每人只

有一份半份，他當龍頭的却拿兩份。——這樣五塊錢他至少就得到塊半錢。如果

他對前邊看守們少報幾塊，那好處又是他的！案子身上抄到什麼錢，他得夠更多！

——他要分一半哩！——所以「開公事」，「開公事」喊着說是爲了大家，其實還

不是爲了他一個人，——三個錢他就拿了一個。

盜甲 是的，不錯。

政 B 可是獄官爲什麼給他這樣大的好處呢？

政 C 對啦！原因就在這地方啦！——獄官他能管到我們犯人嗎？他管不到。所以獄官把

這樣好處給他的就是爲了要他代他們管犯人呀！也就是要管得我們犯人一聲

不響地，聽他。——獄官從我們血肉裏弄錢啦！

盜甲 那爲什麼又給份子給我們吃呢？

政C 給份子你們吃是爲了龍頭用你們做走狗，幫助他管犯人的呀！

盜甲 (暴怒) 什麼把我們當走狗用的？

政C 老李，你不要發躁，這一點也不錯！

盜甲 媽的！我說吃份子是損德的！這纔真損德的哩！還把我們當着走狗！媽的！我賭咒再也不吃份子了！

政C 光不吃份子有什麼用？

盜乙 怎麼？

政C 你不吃份子還不是活該？你餓死也活該餓死！

盜甲 那樣至少我良心不難過啦！

政C 你良心不難過同別的受罪的人有什麼好處呢？我們一個人不應該爲大家想想嗎？

盜甲 (沉思)……

盜乙 洪先生，你們的話一點不錯！越想越對！

竊犯 連我都相信了！

盜衆 是的，真不錯。

盜丙 (一直在竊聽着的，到這時溜下床，走到政C後面來)。

諸位說話聲放低些！老宋在對面丙

字號哩！

政C (吃驚) 啊！老吳，請坐！

盜丙 嗨，你們還不知道哩！老宋豈但把我們當作走狗……

(外面暴風雨作，雷聲像炸彈響，電閃飛舞)。

盜甲 怎麼樣？

(突然一聲轟響，電燈頓滅，人們都霎時的編默，但立刻便吵嚷起來)。

衆聲 燈啦！燈啦！快點燈啦！

夕之雨風大

土犯

(外面風雨更加狂暴，閃電從左邊短牆上打進來，各號子裏都一片聲地嚷「燈呀！火呀！」)

花案

哎呀！真的！我的頭上也漏了！

竊犯

乖乖！這裏也嘩嘩地漏了！

煙一

哎呀！這裏就直倒下來地漏了！

盜內

快找盆子接雨！

(每個人都叫起來，奔跑，夾着鐵鏈的聲響，在黑暗中變成一片閃電狂暴地射着，現出人們都沒頭蒼蠅似的亂鑽。屋子到處都漏了，每人都乘電光去找摸盆子鉢子之類東西接雨水。)

政 C

快拿燈來呀！房子都漏了！

政 A

快點燈呀！媽的！人都死完啦！

政 B

燈啦！

衆聲

燈啦！燈啦！

(別的號子也同樣地喊：「燈呀燈呀！」暴風雨呼嘯着，和人聲鑼聲相替起伏。電閃照出人們的慌張無主。有人攔了一根洋火，但立刻又熄了。外面有人用強烈的手電在雨中照射，像一條火蛇。人們更狂亂叫喊，外面看守便罵)

看子
媽的不要喊！電燈就來了！

衆聲
燈呀！全號子都漏了！

看子
媽的喊什麼！

(正在叫喊中，電燈突然亮了，大家不期地歡叫一聲；但電燈立刻又熄了。)

土犯
媽的尿什麼玩藝兒！

(電燈突然地又亮了，大家立刻很亂忙地抹舖，接水，搬東西。盜丙、土犯、竊犯等都跑到高舖那兒去，因為除了那兒以外到處都漏得很厲害，外面的風雨更加狂大。)

煙二
媽的尿！這雨下得多大！

花案
(拭着頭上的雨水) 禽媽媽的雨！

賊A 再下怎麼得了呢？到處都漏了！

煙二 媽的！我們這號子頂漏得兇！

竊犯 那個號子不漏？除了丙字號好點！——隔壁的壬字號都同我們一樣地漏。

煙二 別的號子都比我們好些。

煙一 辛字號以前比我們漏得還兇哩！

土犯 肉媽的！你都拿好號子比！辛字號倒都倒了，還說它個鳥！

政A 哼，不要怕比辛字號，我們這房子和辛字號一樣快倒了！

土犯 什麼！

政A 你問他，他是瓦匠，這房子也是他修的！

政B 我告訴你們不要怕，這樣的雨如果再下半點鐘，房子也你一定會倒下來！今天早上

我告訴老洪和老朱了，他們寫了一個報告請獄官修房子，你們不知道嗎？

盜丙 我也聽說的，怎麼辦的？

政 A 怎麼辦的？獄官批下來了，不准！

盜甲 什麼？不准呀？爲什麼？

政 C 告訴你們罷——我們獄官給修大牢房子的錢修了他自己的房子了，我們的房子就死也不肯修。但是你們看這房子罷：據他（指 B）說，——他是做了十幾年瓦匠——這房子再經不住暴風雨了，可是現在雨又下得這末大，你們說這不危險嗎？

土犯 真能倒下來嗎？

政 A 有什麼不能呢？——辛字號不是倒了嗎？辛字號房子同我們的是一樣的！辛字號能倒，我們的號子爲什麼不倒？

盜甲 那我們怎麼辦呢？

土犯 這纔多危險啦！（聽）雨更下大了！

烟二 倒下來怎麼辦呢？天啦！

烟——我、聽到瓦響就跑到號子外邊去！

竊犯 肉媽媽！你朝辰裏跑！——收了封，上了鎖，你朝那里跑呀？

盜乙 （急）不要說廢話！——我們到底怎麼辦呢？

政C 有什麼法子呢？——獄官就是批准也沒用了！現在雨下得這麼大，說不定不倒；倒下來，我們就聽它壓死罷！

政A 我們就情願壓死嗎？諸位弟兄？

（緊張的沉默）

盜乙 不行媽的辰！我們的性命就不要了嗎？

盜甲 不行！他媽的給我們修房子的錢去修自己房子，却叫我們拿性命跟房子拚呀。

竊犯 可是怎麼辦呢？

土犯 真的怎麼辦呢？雨怎麼大，就倒下來怎麼辦呢！

花案 天老爺！不要下罷！

政 B 再不下，房子也不見付不倒呀！

(風雨更狂暴，雷聲轟轟，房子顛倒着。)

盜甲 老洪，我們怎麼辦呢。

政 C 我說呀，要獄官開封，我們躲到外面去！

政 A 除了開封還有什麼法子呢？

盜甲 對了，要開封！

盜乙 對了！開封！

(狂風吹得屋子吱吱地響。)

政 C 聽！

(大家相顧失色，狂風暴雨更猛烈地呼嘯着。)

政 A 開封！開封！

衆人 (爆發地，出來) 開封！開封！房子要倒了！

夕之雨風大

看子 (壓迫地) 喊什麼!

衆人 開封! 開封! 房子要倒了!

看子 叫什麼! 媽的屁!

衆人 開封! 房子要倒了!

看子 (上) 活做夢! 房子不是好好的?

政 B 好好的? 看見嗎? —— 漏得這樣子, 滿屋子都是水! 你再聽聽風看! 房子折得吱吱地

響, 立刻就要倒! 我們多少人的性命是玩的!

看子 放屁! 你曉得它要倒?

政 B 媽的! 老子做了十幾年的瓦匠, 不曉得你看那牆料得還象牆嗎? 屋梁歪得還象梁嗎?

樑嗎? 快開封! 不開封壓死人你抵命嗎?

看子 放屁! 我拿八塊錢一個月管你們的性命!

政 A 你不管就去告獄官!

盜甲 喊獄官來！我們要開封！

盜乙 開封！

衆人 開封！房子要倒了！

（隔壁號子裏也喊起來：「開封！開封！房子要倒了！」）

看子 你們不要喊，替你們喊獄官來，看還這樣喊罷？（下）。

政A 喊獄官來咬我的雞巴！

衆人 開封呀！開封呀！

（正在紛擾呼喚之中，屋子後部正當髑髏之上的地方掉下兩塊磚頭，大家都驚叫起來）。

土犯 不好了！房子倒啦！

衆人 （都跑到左邊龍柱前喊）房子倒了！開封呀！

（管獄員率看守子丑等及兩個武裝警走進院子）。

獄員 （推門進來）半夜三更叫什麼？

政 A 房子要倒了！你預備壓死我們嗎？

獄員 胡說！房子怎麼會倒！

政 A (拾起掉下的磚頭) 這不是掉下的？

獄員 掉兩塊磚頭就會倒嗎？放屁！——你們又搗亂嗎？

政 B 前天辛字號倒了，現在又下大雨，怎麼不會倒呢？房子已經格格吱吱地響了！

獄員 胡說！全是你們政治犯在搗亂！——還想暴動嗎？

政 C (鎮靜而嚴冷地) 獄官！我們不同你吵嘴，現在這房子太危險了，只要你開了封子

讓我們躲到外面去！——我們不情願壓死在裏面！

獄員 什麼？開封！

政 C 對了！只要開封！

(隔壁的號子裏也在高聲叫喊：「開封！開封！房子要倒了！」)

衆人 對了！只要開封！——開封！開封！

獄員 不許叫

看子 不許鬧！不許鬧！

政 C 我們沒有鬧呀！只要開封！

獄員 放屁！開封呀？半夜三更要開封呀？你們想逃監嗎？

看丑 半夜裏作興開封的嗎？——你懂牢規嗎？

盜丙 夜裏不作興開封，老宋又怎能開封出去賭錢呢？

獄員 哪個出去賭錢的？胡說！

(看守子立刻跑下)

盜丙 就是這高舖上的老宋，他不是開封到丙字號去賭錢了嗎？

獄員 混賬人呢？

(看守子率龍頭上)

獄員 你到那兒去的！

龍頭 報告獄官：我因爲屁股有瘡到毛廟裏去出恭的。

盜丙 不是的！他是在丙字號打牌的！

獄員 不理，故作威嚴地。混賬！半夜裏還開封出號子！下次不許！

龍頭 是！

政C 獄官！我們也要開封！

獄員 胡說！他是因爲有事纔……

政C 我們性命不比他出恭要緊嗎？

盜丙 他不是出恭的！——是賭錢去的！

獄員 胡說！我就不許開封！

盜甲 偏要開封！不開不行！

龍頭 老李！你喊什麼！

盜甲 已不要理他了。喊什麼開封！

盜乙 開封！開封！

龍頭 (拿出舊日的威嚴) 不許喊！

衆人 開封！開封！

獄員 (無可如何地嘆) 不許喊！你們想暴動嗎？

(雷像砲樣轟響，屋子動震着。大家更狂叫起來。)

衆人 開封呀！房子要倒了！

獄員 搗亂份子！搗亂份子！(向「守井」) 你去叫警察大隊部派人來彈壓！(憤走出去。看守及龍

頭等也跟隨着。)

衆人 (更憤激地) 媽的屎不開封呀！想壓死老子呀！——開封！

獄員 (在院子裏) 再叫，拖出來揍！

衆人 揍你媽的屎！

(雷電狂莽地射擊，風雨聲像大瀑布的傾瀉，恐怖威脅着每個人。大家更狂莽地喊叫，別的號子也叫喊

起來：「開封呀！開封呀！」接着又是管獄員的怒吼。

（正在風雨猛烈的時候，轟的一聲，號桶上面的屋角倒塌下來。上犯和花案被壓傷倒地，人都恐怖地叫喊着跑到左邊籠柱前來，抱着籠柱叫喊。電燈盞滅。）

衆人 房子倒了！開封呀！壓死人啦！……

政 C 人已經壓死了，還不開封嗎？

政 A 再不開封衝出去！

看子 （再推開門來看）呀！——獄官，開了吧，房子真倒下了！

獄員 （立在門口，用手向裏射）不要慌，開了封怎麼辦？——等警察隊來！——放他們出來

跑掉怎麼辦？大家都不要幹了！

衆人 （都抱着籠柱叫）救命啦！開封呀！

政 C （站在木棚前）諸位！還在這裏面等什麼？等它全倒下來壓死了嗎？衝出去！

龍頭 （在外邊叫）不能衝呀！衝房子就倒啦！

(要衝出去的人有一部分停止住了)

獄員 那個衝出來就開槍打！——警察隊！發腔準備着！

警一 是！(扳機關)

政 C 我們情願死在裏面嗎？

政 A 衝出去！

盜甲 衝出去！

衆人 衝呀！

獄員 (在院子裏用手電射在木柵門處) 出來就用槍打！

政 C 衝呀！

(在政 C 的領導下，嘩的一聲六柵門被衝倒了。人像河水擁出去，喊聲大作。手電光最初亂射着，槍聲響；但立刻手電不見了，槍也不響了，只聽見人們狂亂的叫喊，鏗鏘子怒潮一樣震盪。此時房子突然倒下，響聲震天。土犯與花犯被壓在門下慘叫着。各銳子的門也繼續被衝，鴉、灘到院子裏來。電閃不住地

射下，看見院子裏掛滿了人——狂叫、歡呼、奔騰着，像狂瀾般向大門處衝過去。

人聲，衝呀！

（人聲，鑼聲，雷聲，雨聲混成一片呼嘯，電光在上面狂怒地閃爍，暮急落。）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大風雨之夕」排演說明

本劇是個節奏分明，段落清晰，又悲慘，又雄壯的獨幕劇。

排演時候首先應當注意到，這個劇的重心不是像一般劇本的着重於性格描寫，而是要怎樣去使舞台上能產生出那種監獄的情調。

全劇可以由開幕至「龍頭」出去之前為第一段，以後至閉幕止為第二段。這兩段中雖然還可能地再分出若干小節，但為了避免使劇中情調的零落，這樣子已經夠了。

第一段正面的描寫出獄中的黑暗，手法上須要陰慘、幽暗一點。第二段雖顯示出黑

暗中的一綫曙光，作表現上却要捨棄了誇張、明快的方式，而着力於恐怖中，悲慘，與悲慘中的果決。因為這樣才能強調了第一段，而免於浮泛及公式主義的流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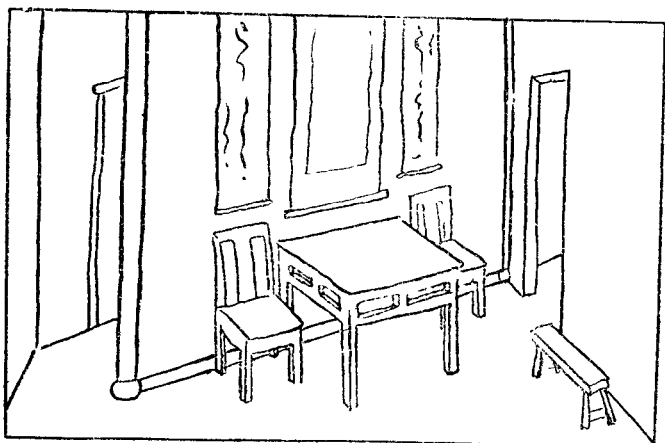
音響和燈光的配合，也是本劇中最重要不過的事。用音響來增濃舞台黑暗時的氣氛，固已顯而易見；但監獄搖搖欲墜的情景，則祇有靠燈光的映照才可成功。

各個脚色在生活中的類別，也要切實注意！

(尤兢)

平步登天

宋之的作品



平步登天

許乘鐸設計

平步登天 (獨幕喜劇)

宋之鈞

時：現代。

地：江南某縣某村。

人：

李盛生 村長兼小學校長，說話的時候有口齒舌，並且很誠實。

李妻 鄉村裏的一個莊姑。

吳達民 縣紳，在滬上營律師業。國選競選人。

周建三 縣紳，候選競選人，頗家富。

幕：

李盛生家，陳設簡陋。除日常應用的器具外，幾無他物。唯一可標明身份的，是壁上懸掛的一幅中堂。上聯題字爲「盛生吾允敬止」，下款則爲「弟某某敬書」。

鬧幕時，李惠牛夫妻正有點不大合適。

李妻

（拍着桌子）你倒是想點法子呀！

惠生

（一直在看一張報）我？

李妻

不是你，倒是我嗎？

惠生

要我想法子？

李妻

難道要我，一個女人家，挨着門去討嗎？家裏等着米下鍋了，八月十五過節的東西，十點還沒準備；孩子的夾衣服，一件也沒有！什麼全等着你，什麼全等着你！可是你，却拿着一捲報，那麼安詳，又裝模做樣……

惠生

（退縮的用手指着報）你看這消息……

李妻

（雙手插腰，不禁大怒）教習！我還不知道你是教習嗎？教習有什麼用？有什麼用？你說？

惠生

什麼？嘻嘻，你看這算那門呢？我是在這兒說消息啊！

李妻

（越發不可遏）你在那兒「稍息」，「立正」也沒用！別給我耍洋派，行洋禮，拿洋學堂

的禮數嚇唬我，我不怕！

惠生

（心胆俱裂，越覺張口吐舌。）你看，嘿嘿嘿，這……這……消息就是新聞的意思！

李妻

（冷不防牽着惠生兩個嘴起）就是吃人的意思，喝！你還想吃人人全被你丟盡了，你還吃！給你吃，給你吃！……

惠生

（莫知所措）別，你你（李妻追着他繞台轉了一圈，才憋出了一句話）你沒弄清我的意思！

李妻

（瞪眼）什麼弄清不弄清，你究竟有辦法沒有！

惠生

辦法？

李妻

自然是錢的辦法！你難道不曉得，明天八月十寸米店的錢也要付，崔老板的債也要還了。

惠生

崔老板？

李妻

不是過年的時候，借了人家半塊錢嗎？說過了年就還的，五月節勉強敷衍過去。

這個月，人家已經催了好幾次了？

惠生 催了好幾次了！

李妻 可不是，不是我對付的好，人家真要找到你學堂裏去呢！

惠生 （半死不講話，皺眉苦罵，不得計突然拿起那束報，送到李妻面前。）你看這個報？

李妻 怎麼？

惠生 報上這段消……這段話！

李妻 （背過臉去。）簡直是……

惠生 （諛媚的。）是好消……好話。

李妻 （怒目橫眉。）齊才混蛋！

惠生 怎麼？怎麼？

李妻 你不知道我……

惠生 你不識字！對咧，對咧，我忘記咧！這報上說，就要「國選」了！

李妻
甚麼！

惠生 「國選，一就是選本總統啊！」

李妻 選大總統與你有既關係？

惠生 （捶頭搔腦） 有關係，有關係，關係大的很呢！

李妻 難道說，你還想當個大總統嗎？別給我做夢了！

惠生 （神氣十足） 你曉得我是什麼人！

李妻 （莫明其妙） 你，你不是李惠生嗎！

惠生 李惠生！（指着壁上懸着的那幅中堂） 教育局長還跟我稱兄道弟呢！「惠生吾兄教

正，」你看，這不是清清楚楚的寫在紙上嗎？

李妻 這字也寫了幾年了！可是有什麼用？有什麼用呢？

惠生 （得意洋洋） 這就證明了我的不凡！一個小學校長兼鄉村的村長，在「國選」的

時候，囑還了得呀！

李妻 你別給我吹牛！我只問你，崔老闖來要帳。你怎麼辦！小學校長和村長什麼的，也不能拿來低價，半點錢不值的。

惠生 怎麼！你女人家究竟不懂事，你想想看，咱們縣裏數一數二的大好佬，那個不想在國選上競爭一下呢？這可就求着我了。我是公民，全村的代表。政府裏也有名字的，你懂吧！

李妻 (毫不猶疑) 我不懂！

惠生 怎麼會不懂！這公民就是……公民的代表是……是……

(門外有打門聲)

李妻 (止住惠生) 等等，有人叫門！

(門外人聲：「李先生在家嗎？」)

惠生 (有點兒惶亂) 什麼人！

李妻 (也有點着急) 該不是崔老闖吧？

(門外音：急急)

李妻 一定是怎麼好呢？

惠生 我看我還是躲一躲吧！

(門外聲人：「不在家嗎？」)

惠生 快點，快點，我……(急急忙忙的躲入寢間)

李妻 該死的東西！(故作鎮靜) 請進來！

(門慢慢的打開，一個大胖子紳士走了進來)

達民 這兒是李惠生李先生的家，是不是？

李妻 (真吃一驚的注視着。催促的) 是的！

達民 我就是吳達民，從縣裏專誠來拜謁李先生的！

李妻 哦，吳老爺！

達民 不敢當，不敢當，您怕就是李大嫂吧！

李妻 (憂鬱若驚) 怎麼好……那兒的話，您太客氣了！

達民 李先生不在家嗎？

妻李 他！

達民 在學校裏沒回來？

李妻 不是！

達民 出公了是不是？

李妻 也不是！

達民 李先生不在家，真是讓人悵悵的很！

李妻 吳老爺您找他？——

達民 隨便談談，專門拜訪！李先生的品格學問，我在上海是久仰的。一向未得親近，實在

是慚愧！所以——

李妻 那麼？

達民 什麼？

李妻 (難爲情的) 他倒是在家，不過，不過有點毛病……

達民 那好極了，好極了！(突有所悟) 李大嫂你別誤會，我是說他在家，好極了，不是……

李妻 惠生，惠生，

惠生 (探出個頭來) 那老混蛋已經走了嗎？

達民 (大驚) 啊！

惠生 (見是達民，自悔失言) 原來是吳先生！我當是……

達民 (一笑置之，抱拳打躬) 幸會幸會！

惠生 方才實在唐突的很，不過……

達民 沒關係，沒關係！

惠生 吳先生來了，怎麼不告訴我一聲！

達民 兄弟才從上海到縣裏來，特別來拜會李先生，因爲有點小事，想請李先生幫忙！

惠生 不敢，不敢！

達民 就是兄弟上海的事務所，因為書記太不行，很多案子弄不清，所以被我辭退了。你老哥的高才，我是久仰的，要是不嫌棄的話，就請屈就……

李妻 那太好了！不知道進項怎麼樣？

達民 薪水嗎，暫定六元將來……

李妻 （喜從天降，不覺手舞足蹈。）六元！六元！你聽見了沒有六元塊呀！

惠生 （也大喜過望，但還故作鎮靜。）客人面前，別亂講話。（向吳）承吳先生的高誼，不過我總自愧能力有限，恐怕辦事不週到……

李妻 （大驚）怎麼？別聽他瞎說！（低聲）你想找死是不是？

達民 李先生就請不必客氣了！

李妻 （趕緊說。）是的，他這人就這點兒毛病，太客氣。其實他倒是滿能作事的。有時候我吩咐他做一點兒事，你瞧那個……

惠生 (忍不住) 咧，咧

李妻 可不是！他這個人頂負責任，管保給誤您不了事，比方說在學校裏，農忙的時候，只有三個學生，要是別人，該偷賴了。他可不，一天忙到晚，忙着教……教……教上操，

「立正」稍息的。

惠生 你少說句行不行……

李妻 好說，對咧，他頂好說話，我要不高興，就儘管打他，全沒關係！

惠生 你真太難咧！

李妻 大難咧，可不是？家裏還等着米下鍋，崔老板的債還沒錢還呢？

達民 要是爲了家境困難，兄弟眼下還可以幫點小忙……

惠生 (一下就跳到達民跟前) 你是說——

達民 (從身邊掏出錢來) 這兒在，一塊先拿去用就是了！

惠生 這……這……(一把把錢搶過來，才候放心了) 這……怎麼好……

達民 兄弟想明天回上海，要是李先生沒什麼事，就請一塊走，不然，耽擱一兩天也不要緊……

李妻 怎麼，您就要走喇嗎？

達民 我還要去拜一個人，一會兒再來，晚上兄弟在城裏預備了點便飯，就請賞光！

李妻 那兒的話。您太客氣了！

達民 一定要賞臉，兄弟回頭再來請！再見！再見！（下）

李妻 （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口，突然回過頭）拿來。

惠生 什麼！

李妻 五塊錢！

惠生 何必給你呢？我藏着就是了！

李妻 （大怒）你說什麼？

惠生 （非常自在的）我說我留着用了！

李妻 你再說一遍！

惠生 自然！我是家長，一家之長！還沒有這點權利嗎？並且你不要忘記，我現在是吳達民大律師的書記了！

李妻 (氣得一句話說不出，但終於軟了下來) 啊！我……我不過是想點點數目吧！

惠生 我已經點過了，足足的有塊而千萬！

李妻 現在可不用發愁了。

惠生 所以說你們女人家不懂事……

李妻 我究竟還不懂！他爲什麼？！

惠生 爲什麼？爲的我人品學問。人品學問是第一，知道吧！其次遠……

李妻 還什麼？

惠生 還希望我選他做候選人，不過這怕是一種猜想，吳先生的人格，一向是以清高著

名的！

李妻 真是，瞧不出你馬上就……

惠生 什麼事全是難以預料的！

(門外又有人聲。)

惠生 (一驚) 什麼？

(打門。)

李妻 還不是崔老板來討債了！

惠生 怎麼辦呢？

李妻 現在還怕他嗎？讓我來！

惠生 (猛省) 不讓我來！

李妻 (搶着) 你看我對付他一手！

惠生 (也插着) 不，我要給他點顏色看！

李妻 從前全是我——

惠生 (嚴厲的)現在就該是我……

(門外打門聲武急)

惠生 (聲色俱厲)進來!

(一個瘦小的紳士周健三推門而入)

惠生 (正眼也不睨一臉的豪氣) 閑話少說,這兒是你的五十塊錢連本帶利,拿去!

健三 (莫明其妙)怎麼?

惠生 不用囉嗦,拿去!

健三 我……

惠生 我知道你也不過是要錢快點!

健三 你別弄錯了啊!

惠生 (忽然覺得聲音不對,忙回過頭來見是周健三,大吃一驚)周老先生,這……我以為……

健三 (有點兒生氣)簡直豈有此理!

惠生：（低首下氣）是，是！我實在不曉得……（看見李妻站在傍邊）混蛋，看見是周老先生，也

不提醒我一句。

李妻

（也撇了嘴）我說我來吧，你偏不知道你就是上不了台盤的！

健三

你把我當作了什麼人！

惠生

（急得要哭了）我以爲是那個王八……

健三

喝！

惠生

那個，那個姓崔的！

健三

我今天是來專誠拜訪的。晚上舍下預備了一席酒，請過去談談……

惠生

怎麼好打擾……

健三

別客氣！我還有點兒事奉擾的！

惠生

那更不敢當！

李妻

（插進來）晚上吳先生不是已經約下你了嗎？

惠生
(瞪眼)

健三
(吃驚) 吳先生，那個吳先生啊！

李妻
(不知輕重) 吳先生那個吳先生啊！

健三
吳達民那個混蛋啊！

惠生
(催促)

健三
那麼，你準備怎樣呢？

惠生
(坐臥不安) 我，我，我，

健三
還是請到我那邊吧！吳達民什麼東西，我的脚指頭，也比他的腰粗。

李妻
(善忙代解釋) 可是他已經答應了吳先生，明天和他一路去上海呢。

健三
去上海！什麼希奇！我已經在上海大東包了房間，凡是我這邊的人，到上海吃喝玩樂，全是我的！

李妻
不是！他就要給吳先生做書記呀！

健三 書記那真太委屈了！惠生兄了！我馬上和舍親說，讓他在縣裏給你老哥補一個科費，你說，還是科費大，還是書記大！

李妻 (貪婪的) 科費多少錢一個月！

惠三 起碼幾十元還有外找！

李妻 科費就科費吧！你看，叫我怎樣好呢！

惠生 自然，有您健翁提拔，誰還希望那個小書記呢！

健三 (哈哈大笑) 嘿嘿！實告訴你吧！吳達民什麼東西！先前不過是戈內主任，給我磕頭下跪，說什麼「請你提拔呀！」「情願給你効勞呀！」「我才給他五百塊，誰想他倒爲

了自己運動起來了！

李妻 (羨慕的) 聽見了沒有，二百塊呀！

健三 可是在這次國選上，我預備用五百塊呢！

惠生 可是他只給了我五百塊呀！

健三 〔不滿意〕就想收買你？

惠生 〔不滿意〕所以呀！

李妻 〔雖說莫測高深，可也不禁憤然〕這吳達民真是個大混蛋！

健三

〔同時一笑〕哈哈……

惠生

〔正在道笑聲中，吳達民上。〕

達民 〔二圓高興〕惠生兄預備好了沒有？

惠生 ……

健三 〔用眼睛賊賊望着他，一語不發。〕

達民 怎麼？〔他臉招呼〕健三翁也在這兒！

健三 〔冷淡的〕你吳先生辛苦了！

達民 不敬，不敬，惠生兄，我們可以走了吧！

惠生

……

健三

勝利的，又傲作的，請，請到我那邊！

達民

（也搶前一步）請，請到我那邊！

惠生

（左右爲難）……

健三

（恭敬的）請賞光！

達民

請賞臉！

惠生

（依然狐疑）……

達民

（突見惠生變卦不覺火氣直冒）混蛋！

健三

（大怒）你罵誰！

達民

（勉強壓了壓火氣）你管我罵誰！

健三

放肆！

惠生

（顛倒而進）吳先生，這是您去在塊，我原封沒動……

達民 (覺得平日辛苦，乾汗流，不覺氣沖天，一面向過錢一面不住的說) 不要臉的東西!

健三 誰不要臉!

達民 你不要臉!

健三 你敢單我?

達民 我：我：我揍你! (他撲上去，但被李孝攔住了!)

健三 (暴跳如雷) 反了，反了!

達民 我跟你法律解決!

健三 好，正好咱們縣裏見!

達民 走!

健三 走!

(兩人相扭着下。)

李妻 (自亂的) 這，這個什麼國選，究竟，究竟……

惠生 (呆若木雞)……

李妻 現在怎麼好呢?

惠生 ……………

李妻 難道兩個全落了空嗎?

惠生 ……

李妻 天啊!

(門外又有敲門聲。「門開!門開!」)

李妻 (瞪目) 這回……可……真……是崔老板來了!

惠生 (焦急的) 你去,你去!

李妻 自然是你去!

惠生 我……

李妻 那系廿塊錢呢?

惠生

(恨不得哭出來) 我還給吳達民。

(門外人聲)「有人沒有啊，全死絕了嗎？」

李妻

(同時無所措手) 怎麼好呢？

惠生

——幕急閉——

排演說明

這是一個諷刺的喜劇。作者是以知識份子和小市民為對象來描寫的，在學校和城市里或者村鎮上演出的時候，可以獲得極好的舞台效果的。

排演的時候，應該注意：

第一 整個的情調要輕鬆，活潑。

第二 作者筆下以對話和動作刻劃出來的人物與事件，已經相當的誇張了，演出

者必須把握住適可而止的喜劇手法，倘使過火到流于文明戲化，那會大大地削弱預期的效果的。

第三 有一個關係全劇，作為全劇發展之線的人物——崔老板，始終不會上場。演出者更用心建造舞台空氣，應該有崔老板隨時會上場的尷尬情調。否則就會形成散漫鬆懈之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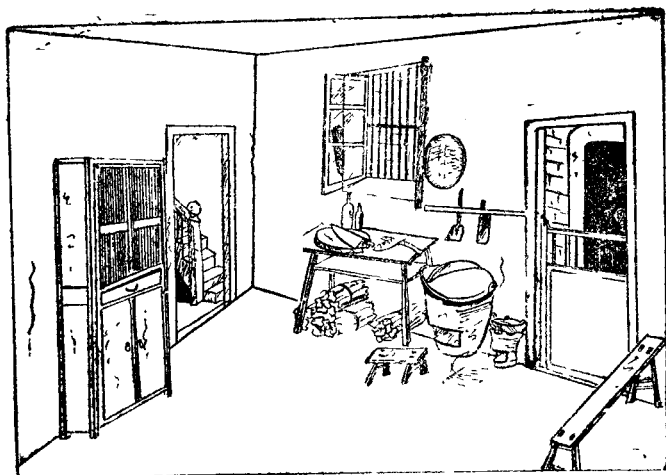
第四 對話要背得純熟，說來流利順暢，——針鋒相對才有風趣。本來背熟台辭是任何演員演任何戲的基本條件，也就是成功條件之一，不過以演這樣的喜劇尤為必要。

原书空白页

鹹魚主義

獨幕風趣喜劇

洪深作



鹹魚主義 (獨幕趣喜劇 A Farical Comedy)

地點——上海

時間——今日

登場人物一覽

(以發言先後爲序)

陳師母。

陸太太。

陳炳榮。

朱廣甫。

汪道源, 陳師母之弟。

女傭

裴文書。

裴師母。

徐金堂。

徐師母。

男丐。

女丐。

曾祥生。

曾太太。

大毛。

二毛。

三毛。

一間廚婦。

後牆正中爲一窗，窗裝有鐵條。靠左爲一門，共兩扇；外面一重花格子半截門，老是關着，內門開出去就是弄堂。

左牆又有兩座門：一通小天井，自來水龍頭在這裏；一通前屋，客室或上樓，都經得由這個門。

右牆有一個依壁做就的碗碟架子；架後是一個高腳竹樹；再後就是那「節省柴火」的經濟木灶，灶旁燒着一個炭風爐；灶前橫着一張狹長白木作的檯，上面堆些刀砧、蔬菜、盛油、酒的瓶罐之類。

當中，略爲偏左，臨空地擺着一個不甚大的方桌；周圍有幾條板凳。

總之，一切器具布置，比起一般中國式弄堂房子里的廚房，沒有什麼兩樣。這是典型的「經濟人家」，這是典型的廚房。照這樣，在上海一百，一千，一萬，十萬，都可以尋得出來。可是，且慢！

請位，請使用嗅覺。聞見了沒有？聞廚房必有特別味兒，鹹魚味！

鹹魚到處是鹹魚！桌上是鹹魚，架上是鹹魚，盤裏籃裏盛着鹹魚，櫃裏屜裏藏着鹹魚，用紙包着，掛在釘上的是鹹魚，用繩綁着晾在鉤上的是鹹魚，飯糰裏裹着鹹魚，油鍋裏煎着鹹魚，炭爐上沙罐裏燻着的，是鹹魚豆腐。

此刻，這家的主婦陳師母，正在和一位舊日是鄰居，今天特來拜訪她，向她探聽消息的陸太太，談論着時時——不久就要說明鹹魚的原委的。

陳師母

(立方桌後，一足跪，上手裏端着鹹魚) 是的，這些謠言可惡極了。

陸太太

(坐方桌右) 聽他們說着，很是叫人害怕。而且，這樣謠來謠去，也許就會謠成真事的！

陳師母

最新鮮的；又在謠些什麼？

陸太太

前一向，大家不是說着，中國快要和鬼子打仗了麼！這一次，比那一年春天的上海戰事，打得還要利害；因為現在中國人有了決心，準備拚命了。他們還說，沿海一帶，統免不了要見砲火的，上海第一個——

陳師母

(不耐煩地割斷她的話) 這些，我知道，我知道。

陸太太

這一個多月，謠言沒有停過一天，我們也聽慣了。再說，上一次，爲了相信謠言，慌慌張張的從閩北跑到公共租界上來，吃了好些的苦，化了不少的錢，後來一點事情都沒有，算是白搬了一次家，白逃了一次難！所以我們也不大把謠言放在心上！可是，昨天，昨天晚上，情形大不相同；他們說得是活龍活現的，虹口

「關北一帶立刻要出大亂子！我自己又親眼看見成隊的陳科兵，在關北的馬路上走的。」

陳師母（不信）真的有東洋兵在馬路上走麼？

陸太太 從前也來過的。不過人數沒有這樣多，來的次數沒有這樣勤。走的地段沒有這樣寬。昨晚整整地鬧了一夜，到今天早上才好像又少了一點。

陳師母（鼻子裏笑了一聲）那末，陸太太，你打算怎麼辦呢？

陸太太 不知道呀。再從關北搬出來吧？陳師母，不瞞你說，我見那些有錢的人，有錢存在外國銀行裏，一有亂子，就可以逃到外國或者什麼太平的地方去，我真是眼紅極了！

陳師母 你上一次不是已經白白的搬過一回，家，上過當了麼？

陸太太 現在就是這個爲難，搬呢還是不搬！真搬吧，怕又是白白地糟蹋許多錢。不搬吧，又怕真的打起來。（重起身拉著陳師母的手臂）你們陳先生在外面交游廣闊，得來

的消息一定是很靠得住的，到底打仗不打仗，陳先生是怎麼講的。我今天是特地來請教你們二位的！

陳師母 依我的話，這些謠言完全不要去理睬它！

陸太太 不聽這些謠言？

陳師母 你怕什麼呢！

陸太太 咳，陳師母，誰叫我們家裏是住在閩北！早知如此，我們不搬到閩北去住好了！都是我們陸先生，想要節省幾個家用，說什麼閩北新蓋起的房子，又新又便宜，硬把一家搬了去。不然，我們還住在你們隔壁，早晚有照應。咳，住在閩北的人家，幾年前是吃過大苦頭的！我昨晚担了一晚的心，到天亮沒有睡着。

陳師母 (輕笑) 你，你傻了！上海不會打仗的。

陸太太 不會打仗！

陳師母 不會的。現在有一些專門造謠的人——我們陳先生聽得他一位朋友說，那位

朋友聽得他的東家說，他的東家聽得他的一位市政府裏做事的朋友說，有些人希望大家逃難，他們可以暗中取利，這些「打鐵的謠言」都是他們造出來的。

陸太太（不能相信）是麼！

陳師母 對於這些造謠生事的人，公安局要抓去嚴辦。

陸太太（沉思——搖頭）但願謠言終究是謠言！要不然——我們這種人家，真是——活該倒霉！

陳師母（不由得不同情她——取抹布揩乾手，撫着陸太太的肩）不怪你着急，陸太太，那些造謠的人，實在太聰明了；不論你怎樣有見識，他們總有法子把你給說信了！我也被他們駭過一會的。

陸太太 被他們駭——

陳師母 我因為當時信了一句謠言，我自己就吃了大虧！

陸太太（更是不解）吃了大虧？

陳師母 到現在還沒有完。

陸太太 (呆了) 呸。

陳師母 等我拿給你看。

陸太太 拿給我看！

陳師母 就在這間廚房裏。(從櫃裏收來一包東西解開攤在方桌上) 你看，這是什麼？

陸太太 啊，鹹魚。

陳師母 是的，鹹魚！(指此，指陳，指陳，指陳，指陳) 那裏，那裏，那裏，那裏都是鹹魚；五十塊錢

的鹹魚！

陸太太 (愕然) 這麼多的鹹魚！你，你怎麼吃得了呢？

陳師母 自然吃不了；而且，我向來是最不愛吃鹹魚的！

陸太太 那末，買五十塊錢的幹麼？

陳師母 爲的是相信了一句謠言。

陸太太 謠言和鹹魚有什麼關係呢？

陳師母 謠言說是快要打仗；先是我們先生相信，隨着我先生把我又說相信了；我們以爲是真的要打仗，我們先生就轉起念頭來了。

陸太太 轉的什麼念頭？

陳師母 我們先生想，有一天上海真的打起仗來的話，逃難到公共租界裏來的人一定是很的；別的到沒有什麼，到那時候，吃食東西，像米呀菜呀鹽呀，價錢準會貴起來的，恐怕還買不着；最好早一點就預備下。所以我們叫了十担米，買了五十塊錢鹹魚？

陸太太 哦，我明白了。到那時候，外面儘管砲火連天的打仗，你們躲在家裏，有飯有菜，就可以不管外面的事了。是不是？

陳師母 是這個辦法。

陸太太 (同有些想) 如果有多餘的錢，早點買些米和菜藏在家裏的，確是個好法子。

(誠懇地對陳)你們先生想的主意很不錯呀!

陳師母 (長嘆)咳,可惜他就是錯了!

陸太太 (驚訝)錯了麼?

陳師母 他樣樣想到,樣樣算到,就祇一件——十担米和五十塊錢的鹹魚,買來家裏,將近一個月了。並不會打仗,每天祇不過還是聽幾句謠言!

陸太太 可是——

陳師母 你再聽我們先生在這兩天——最近的這兩天——所說的話,唔,這個仗許是永遠不會打成的了?

陸太太 是麼?(高興起來)有這樣的事麼?

陳師母 但是,我可苦了!你看,我每天在家裏吃鹹魚,一天三頓都是吃鹹魚!兩天還吃不了一條!照這樣下去,至少還有六個月的鹹魚可吃,這不要人的命麼!(恨恨)哼,這個害人的謠言!

陸太太 真是太糟糕了。可是，（似乎另有裏話）陳師母，你有這麼多的鹹魚，除了自己吃掉以外，沒有想着別的法子把它消去麼？

陳師母 我也在不斷地想法子。譬如今天吧，我們先生也請客，我就讓他在家裏請，不從菜館子裏叫菜，由我自己做，什麼鹹魚燉鷄子，鹹魚紅煨肉，清蒸鹹魚，醋溜鹹魚，鹹魚荀片豆腐湯。一次也不能消掉很多，這是性急不了的，慢慢地來吧！

陸太太 是的。（披上大衣，拿起手握皮包，做要走）今天這趟來得真好，聽你這樣說，我可真放了心。現在我該回家了。

陳師母 忙什麼，你也難得來的，多坐一會。

（忽聽前面有開門和關門的聲音——客堂裏二個男子在問着：「喂，你在那裏？」）

陳師母 我在這裏，廚房裏。（轉身對陸）我們先生回來了，你再問問他，聽他說什麼。

（陳炳榮是一個商界中人，四十歲以上，可是看上去，未必比他的那位不滿三十歲的師母，老得很多；穿一件駝絨袍，不穿馬褂；衣服和舉止，都顯出他是一個老實人，大約是做伙計的，職位也不會高，月薪不出

一百五。

陳炳榮 (客從堂走來) 菜都燒好了沒有?

(看見陸太太) 哦——

陳師母 這是陸太太，從前住在東隔壁的。

陳炳榮 (陪笑) 陸太太，我怎麼會不認識。搬到開北去了以後，你是難得來的。

陸太太 一向窮忙，沒有來給——

陳師母 她今天專爲打聽消息來的，上海到底還打仗麼?

陳炳榮 打仗，怎麼會打仗呢。別說上海，中國任何那裏，也不會打仗呀!

陸太太 陳先生怎麼就能這樣有把握?

陳炳榮 別的不用提單看公債的市面好了。這一向，公債天天在高漲。

陸太太 公債高漲?

陳炳榮 是的。統一公債甲，乙，丙，丁，戊，五種；不論是近期遠期，都在高漲；多的漲到八角九

角，漲得最少的，也有四角五分。

陸太太 公債漲，就不打仗了麼？

陳炳榮 不！凡是做生意的人，對時局安了心，相信中國已經和日本講妥了條件，不至於決裂，公債才會看漲的。

陸太太 哦，這樣的。

陳炳榮 你以後祇要打聽公債的上落；像這幾天連着高漲，你就曉得，中國和日本，決不會打起來的。

陸太太 我心上一塊重石頭才算落地。謝謝你們二位，我真要走了。

陳炳榮 再坐坐，何不就在這裏吃了飯去？

陳帥母 真是，我發昏了，怎麼不留你在這裏吃飯。祇可惜沒有什麼好吃的菜，儘是些鹹

——吮——忽然縮住乾咳起來——哼！

陸太太 （想到滿房子的鹹魚，遜謙不迭）不，不，我不坐了。回家還要燒飯；還有我們的二房客，

也在等着我回去報告給他們消息呢。

(即從後門走出)

(陳炳榮送到門口，關上了門)

(陳師母轉身收拾桌上的鹹魚——面孔慢慢的沉下來)

(陳炳榮曉得是不大妙，拔腿往客堂就走)

陳師母 喂，你往那裏去？

陳炳榮 我，我想上樓去洗一把臉。

陳師母 此刻洗什裏臉？我問你，打仗是不是真的不打了？

陳炳榮 照我看起來是不會打了，可是——

陳師母 可是什麼？

陳炳榮 可是日本的事情，誰敢保得定。

陳師母 我不管你什麼，可是不可，我要我的皮大衣！

陳炳榮 (有氣無力地) 你的皮大衣!

陳師母 你那買鹹魚的五十塊錢，原本是我的；是我慢慢地從家用上節省下來，預備今

年冬天賣一件皮大衣的。我要你還我!

陳炳榮 今年這個冬天，何必還買什麼大衣呢?——時局是這樣壞!

陳師母 什麼!

陳炳榮 (響不起來，祇能低說) 時局是這樣壞。

陳師母 (勃然) 什麼，本來說是不會打仗的，一聽我問你要皮大衣，時局又壞起來了!

陳炳榮 時局本來是說不定的。

陳師母 我不曉得那些，我祇曉得今年皮大衣便宜，我們認識的幾位太太們，都買了皮大衣的。徐師母也買的；她本來就和我對，我再沒有一件新的大衣，更要給她看不起了!黎師母也買了一件，聽說漂亮到了不得。回頭她們都要來吃飯的，你自己睜着眼睛看吧!

陳炳榮 我現在那裏會有錢來還你！

陳師母 我不管，我要你馬上還我。

陳炳榮 至少也得等着我下個月領薪水的時候。公司裏的薪水，總是要發的，如果不打仗的話。

陳師母 我早就料到不會真的打仗的；都是你一個人大驚小怪，買米呀！買鹹魚呀！男子漢大丈夫，沒見過是這樣胆小的！

陳炳榮 (反唇) 嘎，嘎，你的胆子大，你不害怕！

陳師母 我怕什麼？

陳炳榮 謠言初起的時候，你幾天吃不下飯；口口聲聲的嚷着，要搬回鄉下去住。

陳師母 (洶洶) 那末搬回去了沒有呢！

陳炳榮 還不是因為我再三的譬解給你聽；上海是不要緊的；至少在公共租界之內，蘇州河以南，日本兵士不會來搗麻煩的；大英人很聰明，自然會想出法子來敷衍

他們的；就使真的打起仗來，中國別的地方，都有危險，獨有上海的租界，是最最太平的——費了我許多口舌，才把你說明白了沒有搬到鄉下去。

陳師母 可是，買十担米，買五十塊錢的鹹魚，總不是我的主意呀！

陳炳榮 不要說了；米和鹹魚，就算是我的主意，（過去，指着小天井裏一個大水缸）這個東西，又是誰要買的？

陳師母 什麼東西？

陳炳榮 大水缸。

陳師母 大水——（無言可辯）唔。

陳炳榮 是吧？在謠言利害的時候，我怕買不到米和菜，你還怕自來水公司斷了水呢；買了個大水缸回家，預備存起清水！

陳師母 你買鹹魚化多少錢，我買一個水缸才兩塊錢。

陳炳榮 不論化錢多少，在那個時候，你和我是一樣，你也害怕的，我也害怕的，誰都不用

怪誰。

陳師母

(偏強)我沒有害怕。

陳炳榮

哼，事過境遷，你比別人忘記得快一點就是了。

陳師母

就算我那時候害怕，也是被你駭出來的！

陳炳榮

阿呀，是我駭你的麼。

陳師母

你是個男子漢，一個有見識有本事的人，成天又在外面跑着，你聽到謠言難道還分不出真假麼，你當時難道竟不能像現在這樣看清楚上海是不會打仗的麼！你是一家之主，回來先是沒了主意，跟我來商量逃難的方法，怎麼叫我不害怕呢。(理直氣壯地)我再問你，買下點食糧，不管中國和人家打得怎麼樣，或是別的地方燒得怎麼樣，殺得怎麼樣，像王八似的縮着腦袋，躲在家裏關着門吃你的白飯和鹹魚——這個「自己顧自己」的高見兒，是誰想出來的。

陳炳榮

這道……

陳師母 你不想出這種臭念頭，我會平白地去買一個大水缸麼！這件事，怪你還是怪我？

陳炳榮 得，得，得——

陳師母 (兇狠地) 怪你還是怪我！

(大門上有叩門聲)

陳炳榮 好了好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們邀了好些客人來家吃飯；此刻已經有人來了。

你不要再和我抬扛，好不好——要抬扛，等回頭客人走了再說。

(向前面開門去)

(陳師母整理灶頭上燒着的幾樣菜)

(前門有兩個人進來)

(一個老一點的喉嚨：) 啞晴炳榮兄弟，道喜道喜！

(陳炳榮：) 過一過小生日，算得什麼呀？

(一個年紀輕一點的喉嚨：) 我姊姊呢？

(陳炳榮在廚房裏做着菜)

汪道源 (從客堂走來) 姊姊。

陳師母 託你買的東西，替我帶來沒有？

汪道源 這裏是四個松花。(隨手放在桌上) 一籃水菓在客堂裏。

陳師母 是了。

汪道源 今天我可是不能在這裏吃飯。

(陳炳榮陪着朱康甫，此時走來了)

陳炳榮 自然在這裏吃了飯走。

汪道源 不，我學校裏有事情——手上儘是泥，等我去洗洗手。(走入小天井去)

朱康甫 (對陳師母) 阿呀，要你自己動手做菜，做客人的心裏，真是太不安了。

陳師母 做不出什麼好吃來的，一點粗茶便飯。炳榮本來想到菜館子裏去叫一桌回來

的，我怕外面弄的東西不干淨。

朱康甫 自然，館子店做出來的菜，那裏能有家裏燒的那個入味呢？——（轉身對炳榮）不

打仗了，這個好消息聽到了沒有？

陳炳榮 聽——到——了。

（陳師母結實瞪了她丈夫一眼）

朱康甫 （未留意）這樣，我們還能做做生意，賺兩個錢。

陳炳榮 是——的。

朱康甫 你知道麼，一有戰事，最吃虧的是我們商人，什麼生意都做不成了！

陳炳榮 嗚，除非是開糧食店——

朱康甫 也不成的。到了真的兵慌馬亂，那些遭亂的人，早把那可吃的東西搶去了，還能

容得我們做生意！

陳炳榮 這也對的！

朱康甫 做生意人最怕的是打仗——其實，依我說，中國政府，多讓步一點好了！何必——

汪道源

(在小天井裏嚷着)讓步，還好讓步麼？再讓步！大家要做亡國奴了！

(諸人聽了默然)

(前面又有人叩門)

(男人聲開門)

(女人聲開門)

陳師母

這好像是黎先生黎師母。

黎文書

(在客堂裏)咦，大門怎麼是沒有門。(和黎師母步入廚房)我們來得太遲了吧！

陳師母

(笑着)不遲，不遲。

黎文書

(向朱招呼)早來啦！

朱康甫

不，也是剛來。

黎師母

路上叫不到黃包車；聽說今天闖北搬家的人又是很多。

陳炳榮

大約不會是——

黎文書 自然不會的。

黎康甫 黎師母，你這件大衣漂亮。

李師母 (滑稽地笑) 穿在身上太熱了，脫下來，放在什麼地方才好。

陳師母 放到我樓上房間裏去。(伸手撫摸着那件皮大衣，不勝羨慕) 新買的？

黎師母 不到十天。

陳師母 好看極了。我想穿在身上試——試我們兩人的身材不是差不多麼？

黎師母 是的，我們上樓去；——你房裏有大鏡子，你穿上照照，合式不合式。

(兩人親熱地攙着手走來)

(女僕抱了一大堆應洗的衣服走來)

陳師母 (在外面) 哦！(縮回來吩咐) 新來的，現在不要洗衣服，照應着爐子上煨的東西，回頭

把客堂裏的桌子椅子碗筷碟子都擺起來。

女僕 是了。

(陳師母日上橫去)

朱康甫

(問黎) 今天你有什麼特別消息麼?

黎文書

(微有得意之色) 今天我和我們行裏的英國二班談了半天。

陳炳榮

英國人現在說什麼?

黎文書

他也說這幾天情形緩和了。

陳炳榮

啊。

黎文書

他還說，外面有人謠言，英國人在上海，會對日本人退讓；這是十分靠不住的。英

國在中國，有很大的經濟利益；就拿上海而論，經營了這麼許多年，有租界有房

產有生意，怎麼會拱手讓人呢！即使中國和日本打仗，英國人也得想法子和日

本人說好了保全上海的。

朱康甫

不錯不錯，中國打仗，上海是最安全的地方，不明白這個道理的人，是個大傻子！

黎文書

況且——這是一個祕密，不必宣佈出去——

朱康甫

(同搖頭)不,不。

陳炳榮

黎文書

日本人也是不願意打仗的。

朱康甫

(詫異)不願意。

黎文書

(點頭)那也是二班說的。日本人曉得這一次中國人是要抵抗的了;他們怕一時解決不了,會引起世界大戰,會引起英美俄三國共同對付他們,那就太沒有把握了!

陳炳榮

(覺得句句話入耳)一點不錯,這叫做病人怕鬼,鬼也怕病人!

朱康甫

這樣看來,仗是一定打不起來的了。(取出一盒美羅牌)來,你來一支,你也來一支。

(三個人仰天噴着煙,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滿意高興)

汪道源

(從小天井走入,尋一塊乾手巾揩着手和頭——看着他們,冷笑一聲)哼!你們這個如意算盤,打得真好!

朱康甫

(一怔) 如意算盤麼?

汪道源

你們想出許多大道理，都是說明中國人不會和日本人打仗——爲什麼，因爲在你們每人的心底裏，都是不願意打仗的！

陳炳榮

噫！

汪道源

你們說，日本人不願意打仗，所以就可以保證那戰事不會發生。可是你們想過沒有，日本人不停止他們對中國的侵略，不把那些非法奪去的利益歸還中國，大多數的中國人是不能忍受的——儘管惡鬼此刻還不願意打仗，不願意把惡鬼的全付面目拿出來；可是病人是非把那惡鬼趕走不可的，病人是有決心打仗的！這一點，你們曉得麼？

朱康甫

(不能置一辭) 咄，咄，咄。

汪道源

你們又以爲上海是可以保住安全的，至少公共租界是不要緊的！哼，外國人能有什麼辦法！幾年前虹口和北四川路一帶，就沒有能夠保住；這一次南京路黃

浦灘，誰敢說能保得住麼？在中國和敵人打仗的時候，上海決不能還像以前幾次那樣太平的了。

黎文書

（有嘆氣）咳！

汪道源

不但是上海的租界，不能太平；就是外國，任何什麼地方，都不能太平的——因為這一次要引起世界大戰的！（頓聲）再不客氣地說，中國在和敵人打仗的時候，凡是一個中國人，不出來參加，反倒希望找到一個太平的地方，不論是外國或者上海的公共租界，跑去躲着藏着，只管「自救自」的，這個人就是漢奸！

（衆人被他說得目瞪口呆）

汪道源

我學校裏還有事情，我走了。

（關後門過去）

朱康甫

（扔了他手裏的紙煙，嘆一聲）咳！

黎文書

（扔了他手裏的紙煙，頓足踏滅）唔！

陳炳榮

(小心地把紙牌擲在天井裏) 我們這位內弟(強笑)嘿,年紀輕,向來是這個脾氣,開口總是殺風景的!

黎文書

他使得我最最不痛快的是——他所說的話,有好些,在我聽上去,覺得好像還是對的!

(衆人默然無言)

(後門此刻開著,又有一男一女走來)

朱康甫

(先看見) 徐先生來了。

陳炳榮

啊,徐師母也來了,真難得。

徐金堂

我們到得最遲了,路上真叫不到黃包車。

徐師母

(向陳炳榮交情) 今天是你陳先生的生日呀;我們先生和你陳先生是把兄弟,我怎麼好不來拜個壽吃碗麵呢!這並不是我賭了咒不算數,你的那位師母,哎,我真叫人不敢親近——你知道上一回我們打牌,她坐我的上家,看出了我的一

付萬子清一色，她居然拆了三個白板頂我，一張萬子不給我吃！那有這樣很心辣手的——我是賭了咒不再和她來往！今天我來，不是爲她，是爲了你陳先生，要不是——

徐金堂

（推她一把！）

（原來陳師母陪着黎師母下樓來了）

陳師母

看見徐氏夫婦，微覺不自然）啊，二位也來了。

徐金堂

對不起，要你們等。（看徐師母一眼示意）

徐師母

（表情轉變得很快，滿臉堆笑地向陳師母）哎，好多天不見了，你好呀，怎麼不上我們

家裏來坐坐，今天可真忙壞你了。

陳師母

沒有什麼，幾樣粗小菜，不費事的——你也好久沒有到我們這裏來了——把

你的大衣交給我，我替你放到樓上去。

徐師母

不敢當，我還是穿着吧；天氣怪冷的，回頭走起來也便當。

(兩人可說的客氣話，至此都說盡了)

黎師母 (解圍) 我們幹麼不到前頭客堂裏坐去呢!

陳炳榮 真是，客人都已到齊了，幹麼還不開飯呢! (讓衆人) 請前邊坐。

徐師母 (仙作的客氣) 陳師母，我們前邊去了，你不來麼?

陳師母 我還得看一看菜，不奉陪了，隨後再來。

(衆人到客堂去——在那裏互讓座位)

(陳師母從櫃裏搬出她預先端好的四個冷碟)

女 僕 (走來，愁苦地) 帥母，我要歇了。

陳師母 (奇怪) 咦，無原無故的爲什麼要歇?

女 僕 我要回家去——上海快要不太平了。

陳師母 上海不太平? 那個說的?

女 僕 剛才舅少爺說的，上海說不定就要打仗呢!

陳師母 不會的，你聽錯了。

女僕 我是鄉下人，我害怕。

陳師母 你不用害怕，你跟着我們；我們逃，你也逃；我們不逃，你不必逃。

女僕 (稍爲放心一點) 阿是啦。

(陳炳榮在客堂裏，酒已經斟好了，快把碟子拿來)

陳師母 (遠應) 來了來了。(對女僕) 快把這個拿去。

(女僕忙搬了四個碟子去)

(窗口忽然發現了兩個乞丐，一男一女。男的鬚髮全白，至少有六十歲，女的頭髮花白，想也在五十以外了，他們的破衣服雖舊，他們雖然開口乞討，但兩人的氣度是相當地高尙的。一看就知道他們是迫於不得已而行乞，並非職業的叫化子)

男 丐 有什麼剩下的飯和菜，賞一點給我們吃吃吧；裏面這位有福氣的太太！

女 丐 我們是外鄉人，投親不遇，盤費都用完了，沒有法子；您有多餘的，剩下的，賞一口

我們吃吃。

陳師母

我們自己還沒有吃飯呢。(回頭看見兩丐是那麽大的年紀)哦，原來是兩位老人家！

男 丐

(有希望地微笑) 我們等一等吧。

(客室內傳來說話的聲音——尤其是徐師母的喉嚨來得響)

(徐師母：那是什麼?)

(女僕：鹹魚。)

(徐師母：那是什麼?)

(女僕：也是鹹魚。)

(徐師母：那一碟裏什麼?)

(女僕：不知道——哦，也是鹹魚，鹹魚惹。)

(徐師母：——嗎!)

(徐先生：我很喜歡吃鹹魚。)

（朱慶甫：鹹魚是好吃麼！）

（朱慶甫：鹹魚是好東西。甯波人、廣州人最會吃鹹魚了；他們能做出一百幾十種鹹魚來，各有不同的好處。）

（徐師母：陳師母可以來坐了，怎麼還不來）

（陳炳榮：我去看看去。）

（朱慶甫：你們吃這個鹹魚鬆，味道真好。）

（黎文書：請呀請呀）

（徐師母一陣冷笑）

陳師母（手裏炒着菜，心裏早在生氣——聽見冷笑）你笑什麼，愛吃不吃！

陳炳榮（圍進廚房來）喂，你今天是怎麼回事！

陳師母 什麼？

陳炳榮 怎麼全是鹹魚？

陳師母 家裏有的是鹹魚，不把它請客吃吃掉，怎麼辦呢！

陳炳榮 除了鹹魚以外，你還做了些什麼別的菜。

陳師母 那，都在這裏，你自己看吧。

陳炳榮 (開鍋) 這裏是什麼？

陳師母 鹹魚。

陳炳榮 (又去開鑊子) 這裏是什麼？

陳師母 鹹魚。

陳炳榮 (又去看炭爐上的沙罐) 這裏是什麼。

陳師母 鹹魚。

陳炳榮 (着急) 這不是成心和客人開玩笑麼！

陳師母 (厲聲) 什麼開玩笑！材料儘管都是鹹魚，我燒出一樣菜，就有一樣菜的味道；紅

燒的，清燉的，清燉的，炒是炒的，煎是煎的，譬如豬肉，有了「筍炒肉」，還

養主魚鹹

「可以嘛，鹹魚肝片，」還可以來「走油蹄子」；你怎麼不說那是開玩笑呢！

「是，鹹魚，鹹魚是兩樣的；客人們都是不大喜歡吃鹹魚的。」

（夏慈）你別去幫着徐師母；你聽見那個女人（咬牙，但壓低着聲音）不愛吃鹹魚，你就跑到我這裏來發脾氣，拿出做丈夫的面孔來給我看了。（用力把手裏的錘刀扔在桌子上）你再嘍咕，我一樣菜也不燒了，把這些已經燒好的鹹魚，一齊都倒掉！

（陳炳榮怕她真做出來，不敢響了）

男 巧 （在窗外）太太，有福氣的太太，有什麼吃的，您別倒掉，賞給我們吃好了！

女 巧 太太，太太，您賞給我們吃吧。

陳師母 你們忙什麼，反正有得給你們吃的。

女 巧 好太太，好太太，謝謝。

陳炳榮 這兩個是什麼人？

陳師母 要飯的。

陳炳榮 要飯的也來囉嘍不清，（揮他們去）快走。

男 丐 （向他點點頭）老爺。

陳炳榮 快走。

男 丐 （陪笑）你有的是吃不了的飯和菜，你賞點給我們落難的人吃。

陳炳榮 （不耐）走走，走。

女 丐 飽時想着餓時，有時想着無時。我們先前也是吃魚吃肉的人家，現在是落了難

啦！你不給吃，何必做出這種樣子呢。

男 丐 （阻止她）呱呱，好好地問人要呀；你說上這些個幹什麼——太太，老爺，別見怪。

（陳炳榮不理他，索性把窗關上）

女 僕 （從客室走來，笨頭笨腦地）師母，客人們都說鹹魚鬆好吃呢！

陳師母 （舉了她一個白眼——從簾裏取出一盤鹹魚燻蛋餅）把這個端去。

陳炳榮

(看了祇有獨自嘆氣) 咳咳。

陳帥母

你咳什麼還不快去陪着客人。

陳師母

我自然會去的。

(忽聽客堂裏又全是徐師母的聲音)

(徐師母: 這是什麼!)

(女僕: 鹹魚。)

(徐師母: 這樣又是鹹魚麼!)

(女僕: 多着呢; 還有七八個菜, 樣樣裏面有鹹魚!)

(徐師母: 你們的太太很喜歡吃鹹的東西, 是不是?)

(女僕: 不知道。)

(徐金堂: 喂, 你少開口吧。)

(徐師母: 你自己少開口吧。)

(徐金堂：們是在這裏做客人呀)

(徐師母：鹹魚，鹹魚，左一碗，右一碗，倒好像是開了個鹹魚行似的；明天再添幾樣什麼鹹魚蛋呀，鹹魚肉呀——)

(徐金堂大聲喝：不許你再說)

(徐師母羞不退讓：我偏說，你管得了我！)

(徐金堂似乎在頓下來：你還當着我們是在自己家裏麼！)

(徐師母：不在自己家裏，又怎麼樣！)

(滑浪浪浪浪——噶)

(黎師母，黎文書：阿呀呀，阿呀呀！)

女僕

(奔來報告) 不好了，不好了，一張桌子連菜連碗給一位太太掀掉了！

陳師母

阿？
(呆住了)

陳炳榮

(剛要走入客堂，恰巧徐金堂走來——幾乎撞個滿堂) 怎——怎麼啦？

(徐金堂指自己的臉——臉上還有鹹魚鷄餅。)

(陳炳榮領他到小天井裏自來水龍頭上去洗；遞塊毛巾給他揩淨。)

(徐金堂走到陳師母面前，滿臉表示着痛苦，像有很多的道歉的話要對她說；可是結果一個字不曾說出。祇立定了一回，臉上做出若干怪相，搖搖頭，嘆口氣，轉身從後門走了。)

陳炳榮

咳，咳，

(客堂裏徐師母又嚷起來：我天生是這個脾氣，誰叫他把我惹極了的——我也走了！)

(接着是開大門和關大門的聲音。)

(朱康甫等進來安慰主人。)

朱康甫

這樣的脾氣，真是世上少有的。

黎文書

也不管人前人後！我們的四弟，虧他居然能受得了的！

黎師母

以後我們也不好再和她來往啦。陳師母，不要生氣；她不是給你們過不去，她們是夫妻淘裏吵架。(對女僕)你到樓上把我的大衣拿下來吧。

(女僕去)

陳師母 你們吃了飯走。

黎文書 也不必了，我們已經喝過酒了。

朱康甫 是的，已經喝過酒了。

(女僕把皮大衣取來)

黎師母 (披上) 陳師母，陳先生，再見啦。

陳師母 再見。

陳炳榮 再見。

黎文書 再見。

朱康甫 再見。

陳炳榮 就這邊後門走吧，近一點。

女僕 我上前面收拾客堂去了。(自去)

（客人走出後門）

（那兩個乞丐便過來立在後門口，向內張望）

（陳炳榮用力將門推上）

陳師母 你看，是不是，都是你的不好！

陳炳榮 （跳起來）我的不好！

陳師母 這個亂子，是你的鹹魚引起來的！

陳炳榮 還要怪我，誰叫你把這麼許多鹹魚給他們吃。

陳師母 誰叫你買這麼許多鹹魚的，要買也可以少買一點，一買就是五十塊錢。

陳炳榮 鹹魚是好東西，你知道麼！

陳師母 好東西！

陳炳榮 第一，這是葷腥；第二，價錢便宜，五十塊錢可以買許多；第三，藏得長遠，日子多了；

第四也不會壞，這是鹹的，沒有鹽賣的時候，照樣可以吃——

陳師母 你看它是好東西，我才不要吃呢，我給要飯的吃去。

（開後門，喚那個乞丐入來）

陳炳榮

（大聲抗議）

我——我——這——這——

陳師母

怎麼樣，掀了一張桌子還不夠，你還要我再掀一張麼！

（陳炳榮怕她真做出來，不響了。）

（男女乞丐進，對陳師母陳炳榮深深地鞠了一躬，規規矩矩地立在一邊等着。）

（陳師母自己盛了兩大碗飯，拿了兩雙筷，倒了一大碗鹹魚豆腐湯，端給他們吃）

（他們恭恭敬敬地接了，就立着吃）

陳師母 你們坐下，慢慢地吃好了。

（兩乞丐道了謝，拖過一條板凳，斜着身子坐下——想是餓極了，三爬兩爬，碗裏飯已去了大半）

（不住眼的看着他們） 老人家，你今年高壽多少？

（放了筷兩手拱胸前面） 不敢，壽不高，今年虛度六十三歲？

陳師母 這位是你的老婆？

男 丐 她是我的老伴兒。

陳師母 你們不像是個要飯的。

女 丐 我們原本是買賣人。

陳師母 買賣人？

女 丐 咳，——

(陳炳榮回頭，注意地聽)

男 丐 (阻止女丐) 不用提啦！提起來多麼丟人！——多麼傷心！

陳師母 聽你們口音，不是本地人？

女 丐 不是的。

陳師母 你們是那裏人？

陳師母 關外人，怎麼會來到上海的？

女丐 話可長了。

男丐 別提了。（手裏碗和筷不覺慢慢地掉了下來）

陳師母 你講給我們聽聽有什麼要緊呢！

女丐 對男丐）這位太太是個好人，和她說說，什麼要緊！

男丐 （用手背揩去眼淚）噯！

女丐 （對男丐）你把你身上的傷，脫出來給這位太太看看。

陳師母 什麼傷？

女丐 被日本人打的傷。

陳師母 真是被日本人打的麼？

男丐 略遲疑，毅然解開棉襖，露出臂和背——一邊還貼一膏藥）這個傷是不會好的了。

（陳師母看——魏炳榮也過來看）

男 巧 我們世代住在關外，開着一個糧食店，從前大豆好的時候，每年總有點利錢多

陳師母 的，是一個好買賣。自從那一年九月十八，瀋陽出了事情——咳，全毀了，全毀了。全毀了！

男 巧 我們原本想着，我們不過是開舖子的，老老實實的買賣人，該不礙着人家什麼。我們祇要有買賣做就行啦，閑事可以一概不管。所以有幾個月鬧得最利害的時候，我們關着門，躲在家裏——自己開着糧食舖，現成有白麵，又買了兩百斤的鹹菜。總想着，世界雖然不太平，我們對對付付的該可以混過去了。

陳師母 阿，你們轉的，也是自己救自己的念頭！

男 巧 可不是？祇是自己沒有救成自己！有人打聽得我們這個是賺錢的舖子，天天來麻煩；搜查，抓人，用意是要我們加入一個日本人的東家，好給我們保護——那不就是要把舖子奪過去麼！那時候，舖子裏年輕的伙計急了，有幾個上了山頭，當了義勇軍。不久，大豆受了統制，糧食舖再不能像以前那樣賺錢了，這該可以

放過我們了吧！誰知道，是個買賣就有人要。這回更說我們都是好細，我們的舖子，是和義勇軍通消息的機關；把我拉進去，一頓頓的打。後來，我們拿舖子給了人家，拿存着的錢，也一齊給了人家；人家曉得我們真是乾人，才算放我們一條活命。慢慢的挨進關裏來投親戚——咳，好太太，像我們這樣的事，關外不知道有多少呢！我們都後悔了！早知如此，幹麼不大家早一點出來和日本拚一拚，幹麼還是自願自地躲在家裏吃——

陳炳榮

（忽然怒不可遏）走走，你們快走。

男 巧

（出不意，呆住了）呱？

陳炳榮

你們不是吃完了麼，快走快走。

女 巧

（見他態度惡劣，倒有點不甘起來）這位老爺怎麼？

男 巧

（明白是他自己說的話不好，惹得人家生氣的——推一把女巧）你少說吧。（他默默地將碗筷等

放在桌上，將板凳搬還原處——望一眼大家，一半又是對自己說——）我們是有家難歸有國難

投的人，老爺太太賞了我們一碗飯。

（母親躬）謝謝，謝謝。（扶著女丐，恭敬地退出了）

陳炳榮

（用力推上後門）給你吃慣了，你以後還天天來呢！

陳師母

（自己盤算著）哼，白麵，白米，鹹菜，鹹魚！他今天是做了要飯的了——

以為我猜不透你的鬼心思！你看着那兩個要飯的就生氣，為什麼？這兩個你的榜樣，他們會教你想着鹹魚就難受！

陳炳榮

（仰天）鹹魚，鹹魚，還是放不過鹹魚！我現在祇希望一件事！

陳師母

希望一件事？

陳炳榮

希望立刻就打仗，上海亂起來，（聲音愈說愈響）那時候你才會曉得鹹魚的好處！

（陳師母大笑）

（外面忽然發巨聲——房屋震動）

（陳師母的笑停了）

(巨聲接三陣四而來)

陳師母 (有點駭怕) 這是什麼?

陳炳榮 像是那裏開砲。

陳師母 砲麼?

陳炳榮 也許真的打起仗來了!(渾身顫慄) 阿呀!

陳師母 你聽。

陳炳榮 太奇怪了!

陳師母 到外面去打聽打聽。

陳炳榮 不要是閩北已經開火了吧。

陳師母 你去呀。

陳炳榮 我,我去的。

陳師母 快去。

陳炳榮 我去——也許我這一次出去，從此不回來了。

(又是一下巨響)

隨師母 (奔去抱住炳榮) 哎!

陳炳榮 什麼!

陳師母 你不要出去。

陳炳榮 別別，別拖着，我沒有說去呀。

(確——確——確)

陳師母 這是什麼?

(確——確——確)

陳炳榮 阿，這是什麼!

女 僕 (在客堂裏) 有人在敲門，我開不開。

陳炳榮 喔，敲門。

陳師母 阿，敲門，怪不得聲音和剛才的兩樣。

陳炳榮 新來的，你問清楚是誰，再去開門。

(陸太太在前門外：是我呀，我是陸太太，剛才來過的。)

(女僕：是陸太太，開不開?)

陳師母 開，開。

陳炳榮 她又來做什麼?

陳師母 噢，我怎麼會知道呢!

(前面開大門聲)

(男女小孩一擁進門的嘈鬧聲)

陳炳榮 好像是來了許多人，我看看去。(奔去)

(陸太太：陳先生，那一位是曾祥生，那是曹太太，那是大毛，二毛，三毛，都是我的二房客。

(曾先生：阿，陳先生。)

(曾太太叫伯伯叫伯伯)

(大毛、二毛、三毛伯伯伯伯)

陸太太

(提着一個皮包，神色慌張地進來) 陳師母，我來了。我從鬧北逃出來的，算是又逃了一次難。鬧北是一刻住不得了，每個人家在逃難，黃包車都雇不到。還有，我的幾個二房客，他們也跟我逃來了。可憐，兩個大人，三個小孩，實在沒有地方去旅館也住不起；你做做好事吧，讓他們在這裏住幾晚，隨便那裏打兩個地舖好了，粗茶便飯，有兩塊鹹魚就行。

陳師母

(睜大双目望着她) 喔！

陸太太

(喊) 曾先生，你們來呀，來見見陳師母。

(曾夫婦和三個小孩子一齊進來，向陳師母鞠躬)

陸太太

我已經替你們說過了。陳師母真是大好人，已經答應了讓你們在這裏借住幾天；不過也不能爲你們預備什麼特別菜，家裏現成的有鹹魚——

三毛 我要鹹魚，我要鹹魚。

二毛 我要鹹魚，我要鹹魚。

大毛 我也要吃鹹魚，我也要吃鹹魚。

(曾太太過去，每人給了幾巴掌——哭的哭，笑的笑，鬧得不可開交)

陸太太 你們到客堂裏去坐吧！

(曾先生曾太太拖了三個小孩子往前面去)

(却不料女僕又哭了來)

女僕 (大聲哭着) 師母呀。

陳師母 做什麼？

女僕 我要回家去，上海不太平。打——打——要打仗了！

陸太太 打仗，那個說要打仗的！

陳炳榮陳師母 不打仗麼？

陸太太 公債漲，不會打仗的。

陳師母 不打仗，你爲什麼從閩北搬出來呢？

陸太太 我也不知道？我看見大家搬，我也跟着大衆搬出來就是了。

（陳炳榮，陳師母面面相覷）

陸太太 我到前面看看我那幾個二房客去。

（才出去了）

陳榮炳 （對女僕）不打仗，你也不用哭了，快做事情去。

（客堂裏孩子還在哭着嚷着要鹹魚）

陳炳榮 這真是那裏的事，憑空添出許多人來吃飯，憑空多出好些麻煩！

陳師母 你怪誰，還不怪你自己。買十担米，買五十塊錢的鹹魚，自顧自真是好主意！告訴

你說吧，陸太太和她的二房客，就是被你的鹹魚引來的客！

尤兢，沈起予，洪深，凌鶴，章泯，張庚，集體創作

「鹹魚主義」排演說明

找一個輕鬆，機巧，而有風趣的喜劇並不難。可是要又輕鬆，又機巧，又有風趣，而且又「有刺的」作品，則殊非易事。

本劇正是具有各種優點，而又「有刺」的喜劇。打個比方，牠正像一朵美麗而有刺的玫瑰花。

排演時候應該切實地理解：排比和對照是喜劇中最優良的表現方法。

人物方面的排比：陳師母，徐師母，曾太太，雖然相互間的行動並不一致，但在性格的潑辣一點上，却是相同的。陳炳榮，朱康甫，黎文書，在好為虛偽粉飾的一點上，也可將他們列為一例。另外，汪道源，男丐，女丐，生活路線雖然兩個樣子，但意念上却是殊途同歸。對照呢：則為一對一對的夫婦，外表上是各不相同，而實質上却頗多類似之處。

場面方面的排比雖也不少，但對明場與暗場之對照表現，則須特別注意：第一是時

「與明場表情的調勻。」

總之能把握住每人的個性，與做好了暗場的調節這兩點，本劇是不會失敗的。

——尤 兢——